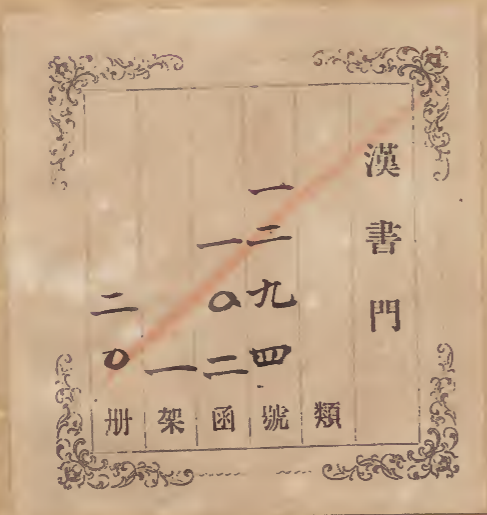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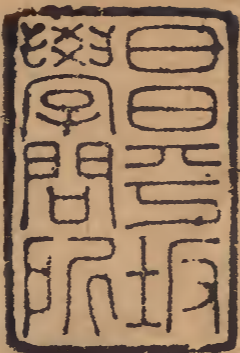


# 舊五代史

至自  
五十八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294
冊數	20( 8 )
函號	281 10



舊五代史卷四十九

宋

薛

居

正

等

撰

唐

唐書第二十五

列傳一后妃

武皇帝貞簡皇后曹氏莊宗之母也太原人以良家子嬪于武皇  
 姿質閒麗性謙退而明辨雅為秦國夫人所重常從容謂武皇曰  
 妾觀曹姬非常婦人王其厚待之武皇多內寵乾寧初平燕薊得  
 李匡儔妻張氏姿色絕代嬖幸無雙時姬侍盈室罕得進御唯太  
 后恩顧不衰武皇性嚴急左右有過必峻于譴罰無敢言者唯太  
 后從容救諫即為解顏及莊宗載誕體貌奇傑武皇異而憐之太  
 后益寵貴諸夫人咸出其下后亦恭勤內助左右稱之武皇薨莊  
 宗嗣晉王位時李克寧李存顯謀變人情危懼太后召監軍張承

業指莊宗謂之曰先人把臂授公此兒如聞外謀欲孤付託公等但置子母子有地毋令乞食于沛幸矣承業因誅存顓克寧以清內難莊宗善音律喜伶人謔浪太后常提耳誨之天祐七年鎮定求援莊宗促命治兵太后曰子齒漸衰兒但不墜先人之業為幸矣何事櫛風沐雨離我晨昏莊宗曰稟先王遺旨須滅仇讐山東之事機不可失及發太后餞于汾橋悲不自勝莊宗平定趙魏駐于鄴城每一歲之內馳駕歸寧者數四民士服其仁孝太后初封晉國夫人莊宗即位命宰臣盧損奉冊書上皇太后尊號其年平定河南西幸洛陽令皇弟存渥皇子繼岌就太原迎奉莊宗親至懷州迎歸長壽宮太后素與劉太妃善分訣之後悒然不樂俄聞太妃寢疾尚醫中使問訊結轍既而謂莊宗曰吾與太妃恩如伯仲彼經年抱疾但見吾面差足慰心吾暫至晉陽旬朔與之俱來

莊宗曰時方暑毒山路崎嶇無煩往復可令存渥輩迎侍太妃乃

止及凶問至太后慟哭累旬由是不豫尋崩于長壽宮同光三年

冬十月上諡曰貞簡皇太后葬于壽安陵

太妃劉氏武皇之正室也

案劉太妃傳原本闕佚攻北夢瑣言云晉王李克用妻劉夫人常隨軍行至軍機多所宏益先是汴州上源驛有

變晉王憤恨欲回軍攻之夫人曰公為國討賊而以杯酒私忿必若攻城即由在于我不如同歸自有朝廷可以論列于是班退天復中周德威為汴軍所敗三軍潰散汴軍乘我晉王危懼與存信議欲出保雲州夫人曰存信本北方牧羊兒也焉顧成敗王常笑王行瑜棄城失勢破人屠割今復欲效之何也王頃歲避難塞外幾遭陷害賴遇朝廷多事方得復歸今一旦出城便有不測之變焉能遠及晉王止行居數日散之士復集軍城安定夫人之力也五代會要云同光元年四月冊為皇太妃歐陽史云莊宗即位冊尊尊氏為皇太后而以嫡母劉氏為皇太妃太妃往謝太后太后有慙色太妃曰願吾兒享國無窮使吾獲沒于地以從先君幸矣復何言哉莊宗滅梁入洛使人迎太后歸洛居長壽宮而太妃獨居晉陽同光三年五月太妃薨

魏國夫人陳氏襄州人本昭宗之宮嬪也乾寧二年武皇奉詔討

王行瑜駐軍于渭北昭宗降朱書御札出陳氏及內妓四人以賜

武皇陳氏素知書有才貌武皇深加寵重及光化之後時事多艱

武皇常獨居深念嬪媵鮮得侍謁唯陳氏得召見陳氏性既靜退

不以寵侍自修武皇帝呼為阿堵及武皇大漸之際陳氏侍醫藥  
 垂泣言妾為王執掃除之役十有四年矣王萬一不幸妾將何託  
 既不能以身為殉願落髮為尼為王讀一藏佛經以報平昔武皇  
 為之流涕及武皇薨陳氏果落髮持經法名智願後居于洛陽佛  
 寺莊宗賜號建法大師天成中明宗幸其院改賜圓惠大師晉天  
 福中卒于太原追諡光國大師塔以惠寂為名也

莊宗神閔敬皇后劉氏

案劉后傳原本闕佚按北夢瑣言云莊宗劉皇后魏州成安人  
 家世寒微太祖攻魏州取成安得后時年五六歲歸晉陽宮為

人后侍者教吹笙及舞姿色絕眾聲伎亦所長太后賜莊宗為韓國夫人侍者後誕皇子繼髮寵  
 待日隆他日成安人劉叟詣宮見上稱夫人之父有內臣劉建禮認之即昔日黃髮夫人后之  
 父也劉氏方與嫡夫人爭寵皆以門族誇尚劉氏恥為寒家自莊宗曰妾去鄉之時妾父死于亂  
 兵是時環尸而哭妾固無父是何田舍翁詐偽及此乃于宮門首之其實后即叟之長女也莊宗  
 好俳優宮中暇日自著蓑衣篋令繼髮相隨以后父劉叟以醫卜為業也后方晝眠乃造其臥  
 內自稱劉衙推訪女后大恚答繼髮然為太后不禮復以韓夫人始正無以發明大臣希旨請冊  
 劉氏為皇后議者以后出于寒賤好典利聚財初在鄴宮令人設法禳厭所當樵蘇果茹亦以皇  
 后為名正位之後凡貢奉先入後宮皆為佛經施尼師他無所賜闕下諸軍困乏以至妻子餓殍  
 宰相請出內庫俵給后將出收其銀益兩口皇子滿喜等三人令密以贖軍一旦作亂臣國滅族  
 與夫褒姒已無異也先是莊宗自為俳優名曰李天下雄子塗粉優雜之聞時為諸優扑扶摑

搭竟為鬻婦思俗之傾珎有國者得不以為前鑒劉后以囊盛金合屣帶四欲于太原造寺為尼  
 沿路復遇皇弟存渥同簪而寢明宗聞其穢即令自殺致歐陽史作禪將袁建豐得后納之晉宮  
 而北夢瑣言作內臣劉  
 建豐亦傳聞之異辭也

淑妃韓氏莊宗正室

案韓淑妃傳原本闕佚按五代會要云同光二年十二月冊以宰  
 臣豆盧革章說為冊使出應天門登路車鹵簿鼓吹前導至于永

德妃伊氏莊宗次室

案伊德妃傳原本闕佚按北夢瑣言云莊宗皇帝嫡夫人韓氏後  
 為淑妃伊氏為德妃又言夫人夏氏後嫁李贊華所謂東丹王即

安巴堅長子性酷毒侍婢微過即以刀封火灼夏氏少長宮掖不忍其凶求離歸河陽節度使  
 夏贊華家後為尼也歐陽史家人傳明宗立悉放莊宗時宮人號國夫人夏氏歸夏贊華家後嫁  
 李贊華與北夢瑣言微異遼史又以夏氏為莊宗皇后疑誤又案五代會要莊宗朝內職又有  
 昭儀侯氏封沂國夫人昭媛白氏封沂國夫人出使美宣鄧氏封魏國夫人御正楚真張氏封涼  
 國夫人司簿德美周氏封宋國夫人侍真吳氏封延陵郡夫人懿才王氏封太原郡夫人咸一韓  
 氏封昌黎郡夫人瑤芳張氏封清河郡夫人懿德王氏封瑯琊郡夫人宣一馬氏封扶風郡夫人  
 並同光二年十一月勅

明宗昭懿皇后夏氏生秦王從榮及閔帝同光初后以疾崩明宗  
 即位追封為晉國夫人長興中明宗以秦宋二王位望既隆因思  
 從貴之義乃下制曰故晉國夫人夏氏素推仁德久睦宗親嘗施

內助之方不見中興之盛予當御極子並為王有鵲巢之高無翬衣之貴貞魂永逝懿範常存攷本朝之文沿追冊之制將慰懷于九族冀叶慶于四星宜追冊為皇后兼定懿號既而有司上諡曰昭懿

**和武顯皇后曹氏**

案曹后傳原本闕佚攷五代會要云天成三年正月冊為淑妃長興元年正月十四日冊為皇后應順元年正月冊為皇太后至清泰三年間十二月隨末帝崩于後樓晉高祖使人護葬至天福五年正月二十八日追冊曰和武顯皇后

**宣憲皇后魏氏**

案魏后傳原本闕佚據通鑑攷異引唐廢帝實錄云宣憲皇后魏氏鎮州平山人中和末明宗御地山東雷成平山得魏后又云明宗為神將性闊達不能治生曹后亦疎于畫略生計所資惟宣憲而已五代會要云初封魯國太夫人清泰二年二月冊為門下奏臣聞漢昭帝承祚御歷奉尊諡于雲陽魏明帝繼體守文思外家于甄館而皆追從徽號附豐廟庭克隆敬本之文式叶愛親之道臣等又覽國史竊有見明皇帝母曰昭成皇后齊氏代宗皇帝母曰章敬太后吳氏始嬪朱邸俄闕幽宮鴻圖既屬于明君尊號咸追于聖母伏以魯國夫人發祥沙麓貽慶河洲三后最賢周母允成于天統四妃有子唐宮先啓于帝其仰惟當守之情彌軫寒泉之思久虛殷薦慮損皇猷臣等謹上尊諡曰宣憲皇太后請依昭成皇太后故事擇日備禮冊命又臣等伏聞先太后舊陵承祚先祠則都下難崇別廟既追尊諡合翔闕宮按漢朝故事園寢不在王畿或就陵所便立寢祠今商量上諡後權立同廟以申告獻配祠之禮請俟他年從之據歐陽史云議建陵寢而太原石敬瑭反乃于京師河南府東立寢宮又案五代會要所載明宗時內職德妃王氏天成三年正月冊立長興二年四月進號淑妃應順元年

正月十三日冊為太妃至周廣順元年四月追諡賢妃昭儀王氏封齊國夫人昭容葛氏封周國夫人昭媛劉氏封趙國夫人孫氏封楚國夫人御正張氏封曹國夫人司寶郭氏封魏國夫人司贊于氏封鄭國夫人尚服王氏封衛國夫人司記崔氏封蔡國夫人司膳翟氏封滕國夫人司醞吳氏封莒國夫人婕妤高氏封渤海郡夫人美人沈氏封太原郡夫人順御朱氏封吳郡夫人司飾聊氏封潁川郡夫人司衣劉氏封彭城郡夫人司藥孟氏封咸陽郡夫人梳篋張氏封清河郡夫人司服王氏封太原郡夫人櫛篋傅氏封潁川郡夫人知客張氏賜號尚書故江氏追封濟陽郡夫人以上皆長興三年九月勅其名號皆中書門下按六典內職仿而行之內人李氏封隴西縣君崔氏封清河縣君李氏封成紀縣君田氏封咸陽縣君白氏封南陽縣君並長興四年二月勅前代內職皆無封君之禮此一時之制

**閔帝哀皇后孔氏**

案孔后傳原本闕佚據通鑑云孔循陰遣人結王德妃求納其女德妃請娶循女為從厚妃帝許之庚寅皇子從厚納孔循女為妃五代會要云初封魯國夫人應順元年四月為末帝所害晉天福五年正月二十八日追諡為哀皇后

末帝劉皇后應州人也天成中封為沛國夫人清泰初百官三上表請立中宮遂立為皇后后性强戾末帝甚憚之故其弟延皓自鳳翔牙校環歲之間歷樞密使出為鄴都留守皆由后內政之力也及延皓為張令昭所逐執政請行朝典后力制之止從罷免而已晉高祖入洛后與末帝俱就燔焉

塗山及其亡也以妹喜商之興也以簡狄及其亡也以妲己周之興也以文母及其亡也以褒姒觀夫貞簡之為人也雖未偕于前代亦無虧于懿範而劉后以牝雞之晨皇業斯墜則與夫三代之興亡同矣餘無進賢輔佐之德又何足以道哉

案五代史無外戚傳據五代會要武皇長女瓊華長公主降晉高祖第十三月封延壽天長三年四月封至長興四年九月改封齊國公主至清泰三年二月進封燕國長公主第十四女壽安公主長興四年六月封第十五女永樂公主長興四年六月封今攷會要所載亦多舛互如瓊華公主十國春秋諸書作太祖弟克讓之女會要以為武皇長女此傳聞之異辭也莊宗女義寧公主降宋廷浩廷浩仕至房州刺史晉初為汜水關使張從賓之叛戰死見東都事略及宋史又王禹偁小畜集有宋渥神道碑云母義寧公主天福中晉祖以嘗事莊宗有舊君之禮每貴主入見必不拜時兵戎方熾經費不充惟公主之家賜予甚厚盡而復取亦無倦色一日晉祖從容謂貴主曰朕于主家無所愛惜但朝廷多事府庫甚虛主所知矣今替蔽之下柱玉為慶可命滌分司西京以豐就養因厚遣之且勅雷司具晨昏伏臘之用至于醢醢率有備焉會要不載莊宗女幾人是其闕略也惟明宗諸女記之稍詳然攷薛史趙延壽傳其娶明宗小女為繼室歐陽史亦云耶律德光為延壽娶從益妹是為永安公主而會要不載則其闕漏者亦多矣

舊五代史卷四十九

舊五代史卷四十九攷證

唐列傳一貞簡皇后曹氏傳得李匡儔妻張氏 李匡儔原本避

宋諱作李儔今據新唐書藩鎮傳增入

太后餞于汾橋 汾橋原本作渭橋今據通鑑注改正

安巴堅舊作阿保機今改

舊五代史卷四十九攷證

舊五代史

卷四十九

攷證

舊五代史卷五十九

宋

薛平

居

正

等

撰

唐書第二十六

列傳

宗室

克讓武皇之仲弟也少善騎射以勇悍聞咸通中從討龐勛以功  
 為振武都校乾符中王仙芝陷荆襄朝廷徵兵克讓率師奉詔賊  
 平以功授金吾將軍宿衛初懿祖歸朝憲宗賜宅于親仁坊自  
 長慶以來相次一人典衛兵武皇之起雲中殺段文楚朝議罪之  
 命加兵于我懼將逃歸天子詔巡使王處存夜圍親仁坊捕克讓  
 詰旦兵合克讓與紀綱何相溫安文寬石的歷十餘騎彎弧躍馬  
 突圍而出官軍數千人追之比至渭橋死者數百克讓自夏陽掠  
 船而濟歸于鴈門明年武皇昭雪克讓復入宿衛黃巢犯闕僖宗

幸蜀克讓時守潼關為賊所敗以部下六七騎伏于南山佛寺夜為山僧所害克讓既死紀綱渾進通冒刃獲免歸于黃巢中和二年冬武皇入關討賊屯沙苑黃巢遣使米重威齎賂修好因送渾進通至兼擒送害克讓僧十人武皇燔偽詔還其使盡誅諸僧為克讓發哀行服悲慟久之

克修字崇遠武皇之從父弟也父德成初為天寧軍使從獻祖討龐勛以功授朔州刺史克修少便弓馬從父征討所至立功武皇節制鴈門以克修為奉誠軍使從入關為前鋒破黃揆于華陰敗尙讓于梁田坡蹙黃巢于光順門每戰皆捷勇懾諸軍賊平授檢校刑部尙書為左營軍使其年十月潞州牙將安居受來乞師請復昭義軍武皇遣大將賈公雅李筠安金俊等以兵從與孟方立戰于銅鞮不利武皇乃令克修將兵繼進是月平潞州斬其刺史李

復邢洺十一月拔故鎮孟方立遣將呂臻來援戰于焦岡大擒呂臻俘斬萬計進拔武安臨洺諸屬縣乘勝進圍邢州方立援于鎮州王鎔出師三萬援之克修軍退及李罕之來歸武皇以澤州刺史與克修合勢進攻河陽連歲出師以苦懷孟十月方立遣將奚忠信將兵三萬襲我邈州克修設伏于遼之東山敗賊軍擒忠信以獻龍紀元年武皇大舉以伐邢洺及班師因封于上黨克修性儉嗇不事華靡供帳饗膳品數簡陋武皇怒菲薄笞而詆之克修慙憤發疾明年三月卒于潞之府第時年三十一莊宗卽位追贈太師克修子二人長曰嗣弼次曰嗣肱嗣弼初授澤州刺史歷昭義橫海節度副使改海州刺史天祐十九年契丹犯燕趙陷涿郡

遼史太祖紀十二月癸亥圍涿州有白兔緣壘而上是日破其郡

嗣弼舉家被俘遷于



幕庭

嗣肱少有膽略屢立戰功夾城之役從周德威爲前鋒時兄嗣弼爲昭義副使與嗣昭守城兄弟內外奮戰忠力威壯感動三軍潞圍旣解以功授檢校左僕射入爲三城巡檢知衙內事天祐七年周德威援靈夏党項阻道音驛不通嗣肱奉命自麟州渡河應接德威與党項轉戰數十里合德威軍柏鄉之戰嗣肱爲馬步都虞候明年從莊宗會朱友謙于猗氏改教練使與存審援河中敗汴軍于胡壁堡獲將龐讓十年與存審屯趙州擊汴人于觀津時梁祖新屠棗強其將賀德倫急攻脩縣率師五萬合勢營于脩之西嗣肱自下搏率騎三百薄晚與梁之樵芻者相雜日旣晡入梁軍營門諸騎相合大譟弧矢星發虓闕馳突汴人不知所爲營中擾旣暝斂騎而退是夜梁祖燒營而遁解脩縣之圍以功特授蔚州

刺史鴈門以北都知兵馬使從平劉守光十二年改應州刺史累遷澤代二州刺史石嶺以北都知兵馬使十九年新州刺史王郁叛入契丹嗣肱進兵定媯儒武等三州授山北都團練使二十年春卒于新州時年四十五

克恭武皇之諸弟也龍紀中爲決勝軍使大順初潞帥李克修卒克恭代爲昭義節度使性驕橫不法未閑軍政潞人素便克修之簡正惡克恭之恣縱又以克修非罪暴卒人士離心時武皇初定邢洛三州將有事于河朔大蒐軍實潞州有後院軍兵之雄勁者克恭選其五百人獻于武皇軍使安居受惜其兵不悅克恭令裨校李元審安建紀綱馮霸部送太原行次銅鞮縣馮霸劫衆謀叛殺都將劉杲縣令戴勞謙循山而南比及沁水有衆三千武皇令李元審將兵擊之與霸戰于沁水不利元審戰傷收軍于潞五月

十五日克恭視元審于孔日吏劉崇之第是日州將安居受引兵  
仗攻克恭因風縱火克恭元審並遇害州民推居受爲畱後初孟  
方立之亂居受以澤潞歸于武皇至是孟遷以邢洛納降復任爲  
牙將居受懼其圖已乃叛殺克恭以結汴人居受遣人召馮霸于  
沁水霸不受命居受懼將奔歸朝廷至長子爲野人所殺傳首馮  
霸軍霸乃引軍據潞州自稱畱後求援于汴武皇令康君立討之  
汴將葛從周來援霸九月李存孝急攻潞州汴軍夜遁復霸等誅  
之武皇乃以康君立爲昭義節度使

克寧武皇之季弟也初從起雲中爲奉誠軍使赫連鐸之攻黃花  
城也克寧奉武皇及諸弟登城血戰三日力盡備竭殺賊萬計燕  
軍之攻蔚州克寧昆仲嬰城拒敵晝夜輟寢食者旬餘後從達觀  
入關逐黃寇凡征行無不衛從于昆弟之間最推仁孝小心恭謹

武皇尤友愛之及鎮太原授遼州刺史累至雲州防禦使乾寧初  
改忻州刺史從入關討王行瑜充馬步軍都將以功授檢校司徒  
天祐初授內外都制置管內蕃漢都知兵馬使檢校太保充振武  
節度使凡軍政皆決于克寧五年正月武皇疾篤克寧等侍疾垂  
泣辭訣克寧曰王萬一不諱後事何屬因召莊宗侍側謂克寧張  
承業曰亞子累公等言終棄代將發哀克寧紀綱軍府中外無諱  
初武皇獎勵軍戎多畜庶孽衣服禮秩如嫡者六七輩比之嗣王  
年齒又長各有部曲朝夕聚謀皆欲爲亂莊宗英察懼及于禍將  
嗣位讓克寧曰兒年孤稚未通庶政雖承遺命恐未能彈壓大事  
季父勳德俱高衆情推伏且請制置軍府候兒有立聽季父處分  
克寧曰亡兄遺命屬在我兒孰敢異議者兒但嗣世中外老事何  
憂不辦視事之日率先拜賀莊宗嗣位軍民政事一切委之權柄

既重趣向者多附之李存顯者以陰計于克寧曰兄亡弟及古今  
舊事季父拜姪理所未安富貴功名當宜自立天取不與後悔無  
及克寧曰公毋得不祥之言我家世立功三代父慈子孝天下知  
名苟吾兄山河有託我亦何求公無復言必斬爾首以徇克寧雖  
慈愛因心而口為兇徒惑亂羣兇之妻復以此言于克寧妻孟夫  
人說激百端夫人懼事泄及禍屢讓克寧由是愈惑會克寧因事  
殺都虞候李存質又請兼領大同節度以蔚朔為屬郡又數怒監  
軍張承業李存璋繇是知其有貳近臣史敬鎔素與存顯善盡知  
其事敬鎔告貞簡太后曰存顯與管內太保陰圖叛亂俟嗣王過  
其第即擒之并太后子母欲送于汴州竊發有日矣莊宗召張承  
業李存璋謂曰季父所為如此無猶子之情骨肉不可自相魚肉  
吾即避路則禍亂不作矣承業曰老夫親承遺託言猶在耳存顯

輩欲以太原降賊王乃何路求生不即討除亡無日矣因令吳琪  
存璋為之備二月二十日會諸將于府第擒存顯克寧于坐莊宗  
垂泣數之曰兒初以軍府讓季父季父不忍棄先人遺命今已事  
定復欲以兒子母投畀豺虎季父何忍此心克寧泣對曰蓋讒夫  
交構吾復何言是日與存顯俱伏法克寧仁而無斷故及于禍新案  
唐書宰相世系表國昌有子四人克恭克儉克用克柔是書李嗣昭傳云嗣昭武皇母弟代州刺  
史克柔之假子也是克柔為武皇母弟新唐書沙陀傳武皇有弟克勤通鑑引紀年錄有兄克儉  
而是書俱無  
傳疑有關文  
史臣曰昔武皇發蹟于陰山莊宗肇基于河朔雖奄有天下而享  
國日淺眷言枝屬空秀棣華固未及推帝堯敦敘之恩廣成王封  
建之義自克讓而下不獲就魯衛之封懋間平之德也况天橫相  
繼亦良可悲哉

舊五代史卷五十攷證

唐列傳二宗室克讓傳比至渭橋 渭橋歐陽史作滑橋疑傳刻之訛據通鑑攷異引薛史亦作渭橋今仍其舊

明年武皇昭雪克讓復入宿衛黃巢犯關僖宗幸蜀克讓時守潼關爲賊所敗 案僖宗幸蜀以前武皇未嘗昭雪克讓無由復入宿衛出守潼關通鑑攷異嘗辨其誤今攷新唐書黃巢傳巢攻潼關齊克讓以其軍戰關外時士饑甚潛燒克讓營克讓走入關疑當時因齊克讓之名與李克讓同遂致傳聞輾轉失實耳歐陽史祇據薛史原文不爲辨正今無可復攷姑附識于此 克修傳是月平潞州斬其刺史李殷銳 案新唐書僖宗紀中和三年十月李克用陷潞州刺史李殷銳死之與是書李克修傳同是書武皇紀又作十一月平潞州紀傳自相矛盾通鑑從克

修傳作十月歐陽史從武皇紀作十一月  
 天祐十九年契丹犯燕趙陷涿郡 十九年歐陽史作十一年  
 克寧傳李存顯者 案歐陽史作養子存顯存實  
 懋間平之德 間平原本作開平釋其文義當是用漢時河間獻  
 王東平憲王今改正

舊五代史卷五十一

宋 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二十七

列傳三 宗室

承王存霸武皇子莊宗第二弟同光三年封莊宗敗為軍卒所殺

歐陽史云存霸歷昭義天平河中三軍節度使居京師食俸祿而已趙在禮反乃遣存霸于河中  
 莊宗再幸泚水徙存霸北京留守通鑑云李紹榮欲奔河中就承王存霸從兵稍散存霸亦率眾  
 千人棄鎗奔晉陽又云存霸至晉陽從兵逃散俱盡存霸削髮僧服諱李彥超廟為山僧  
 幸垂庇護軍士爭欲殺之彥超曰六相公來當奏取進止軍士不聽殺之于府門之碑下

邕王存美武皇子莊宗第三弟同光三年封莊宗敗不知所終

云存美以病風偏  
 枯得免居于晉陽

薛王存禮武皇子同光三年封莊宗敗不知所終

申王存渥莊宗第四弟 歐陽史存渥與存霸  
 存紀皆莊宗同母弟 同光三年封莊宗敗與劉

皇后同奔太原為部下所殺 通鑑云存渥至晉陽李彥超  
 不約定至風谷為其所殺

陸王存父莊宗第五弟同光三年封案以下歷鄜州刺史後以郭崇

緝壻為莊宗所殺北夢瑣言云莊宗異母弟存父以郭崇韜女壻伏誅先是郭崇韜既誅

訪郭氏之無非其言怨望又于妖術人楊千郭家飲酒聚會攘臂而泣楊千郭者魏州賤民自言得壻于術于婦翁能役使陰物帽下召食物果實之類又捕博必勝人有拳握之物以法必取又說煉丹乾汞易人形破扇鑄貴要聞神奇之官至向書即賜紫其妻出入宮禁承恩用事皇弟存父常朋淫于其家至是與存父並罹其禍

通王存確莊宗第六弟雅王存紀莊宗第七弟同光三年封莊宗

敗並為霍彥威所殺梁紀太祖有子延鸞落盧文進傳莊宗又有弟存矩今宗室傳皆不載

魏王繼岌莊宗子也莊宗即位于魏州以繼岌充北都留守及以

鎮州為北都又命為留守五代會要三年九月二十三日封為魏王三年伐蜀以繼岌為都統

郭崇韜為招討使十月戊寅至鳳州武興軍節度使王承捷以鳳

興文扶四州降甲申至故鎮康延孝收興州時偽蜀王王衍率親

軍五萬在利州令步騎親軍三萬逆戰于三泉康延孝李嚴以勁

騎三千犯之蜀軍大敗斬首五千級餘皆奔潰王衍聞其敗也棄

利州奔歸西川斷吉柏津浮梁而去己丑繼岌至興州偽蜀東川

節度使宋光祿以梓潼劍龍普等州來降武定軍節度使王承肇

以洋蓬壁三州符印降興元節度使王宗威以梁開通渠麟等五

州符印送降階州王承岳納符印秦州節度使王承休棄城而遁

辛丑繼岌過利州戊申至劍州己酉至綿州王衍遣使上牋乞降

丁巳入成都自興師出洛至定蜀計七十五日走丸之勢前代所

無師回至渭南聞莊宗敗師徒潰散自縊死太平廣記引王氏見聞錄云魏

都之變莊宗與劉后命內臣張漢賓齎詔所在催魏王歸闕張漢賓乘驛倍道急行至興元西縣逢魏王宣傳詔旨王以本軍方討漢州康延孝相次繼來欲候之出山以陳凱歌漢賓督之有軍謀陳岷比事梁與漢賓孰密問張曰天子改換且是何人張色莊曰我當面奉宣詔魏王況大軍在行談何容易陳岷曰久忝知聞故敢諮問兩日來有一信風新人已即位矣復何形迹張乃說來時聞李嗣源過河未知近事岷曰魏王且請盤桓以觀其勢未可前遣張以莊宗命嚴不敢遷延督令進發魏王至渭南遇害矣繼潼繼嵩繼蟾繼

曉並莊宗子同光三年拜光祿大夫檢校司徒未封莊宗敗並不

知所終清異錄唐福慶公主下降孟知祥長興四年明宗晏駕唐室亂莊宗諸

兒削髮為苾芻間道走蜀時知祥新稱帝為公主厚待猶子賜子干計

從審明宗長子性忠勇沈厚摧堅陷陣人罕偕焉從莊宗于河上  
累有戰功莊宗器賞之用爲金槍指揮使明宗在魏府爲軍士所  
逼莊宗詔從審曰爾父于國有大功忠孝之心朕自明信今爲亂  
兵所劫爾宜自去宣朕旨無令有疑從審行至中途爲元行欽所  
制復與歸洛下莊宗改其名爲繼璟以爲已子命再往從審固執  
不行願死于御前以明丹赤從莊宗赴汴州明宗之親舊多策馬  
而去左右或勸從審令自脫終無行意尋爲元行欽所殺天成初  
贈太保

秦王從榮明宗第二子也明宗踐阼天成初授鄴都留守天雄軍  
節度使三年移北京留守充河東節度使四年入爲河南尹一日  
明宗謂安重誨曰近聞從榮左右有詐宣朕旨令勿接儒生儒生  
多懦弱鈍志相染朕方知之頗駭其事余比以從榮方幼出臨大

藩故選儒雅賴其裨佐今聞此姦儉之言豈朕之所望也鞠其言  
者將戮之重誨曰若遽行刑又慮賓從難處且望嚴誠遂止從榮  
爲詩與從事高輦等更相唱和自謂章句獨步于一時有詩千餘  
首號曰紫府集長輿中以本官充天下兵馬大元帥從榮乃請以  
嚴衛捧聖步騎兩指揮爲秦府衙兵每入朝以數百騎從行出則  
張弓挾矢馳騁盈巷旣受元帥之命卽令其府屬僚佐及四方遊  
士各試檄淮南書一道陳已將廓清宇內之意初言事者請爲親  
王置師傅明宗顧問近臣執政以從榮名勢旣隆不敢忤旨卽奏  
云王官宜委從榮乃奏刑部侍郎劉贊爲王傅又奏翰林學士崔  
悅爲元帥府判官明宗曰學士代予詔令不可擬議從榮不悅退  
謂左右曰旣付以元帥之任而阻予請僚佐又未諭制旨也復奏  
刑部侍郎任贊從之

宋史趙上交傳秦王從榮開府兼判軍衛以上交爲虞部員外郎  
充六軍諸衛推官李瀚張沆魚崇遠皆白衣在秦府悉與上交友

善景遷司封郎中充判官從榮素蒙遇不遵禮法好昵羣小上交從容言曰王位尊嚴當修令德以慰民望王忍為此獨不見恭世子戾太子之事乎從榮怒出之歷澤秦二鎮節度判官從榮及禍僚屬皆坐斥

後舉兵犯宮室敗死廢為庶人通鑑明宗紀云己丑大漸秦王從榮入問疾帝俛首不能舉王淑妃

曰從榮在此帝不應從榮出聞宮中皆哭從榮意帝已殂明旦稱疾不入是夕帝實小愈而從榮不知從榮自知不為時論所與恐不得為嗣與其黨謀欲以兵入侍先制權臣于辰從榮自河南府常服將步騎千人陳于天津橋孟漢瓊被甲乘馬召馬軍都指揮使朱洪實使將五百騎討從榮從榮方據胡牀坐橋上遣左右召康義誠端門已閉叩左掖門從門隙窺之見朱洪實引騎兵北來走曰從榮從榮大驚命取鐵掩心環之坐調弓矢俄而騎兵大至從榮走歸府僚佐皆竄匿牙兵掠嘉善坊潰去從榮與妃劉氏匿林下皇城使安從益就斬之以其首獻兩申追廢從榮為庶人五代會要云清泰元年葬以公禮 五代史補秦王從榮明宗之愛子好為詩判河南府辟高輦為推官輦尤能為詩賓主相過甚歡自是出入門下者當時名士有若張抗高文蔚何仲舉之徒莫不分庭抗禮更唱迭和時干戈之後武夫用事暗從榮所為皆不悅于是康知訓等竊議曰秦王好文交遊者多詞客此子若一旦南面則我等轉死溝壑不如早圖之高輦知其謀因勸秦王托疾此輩須來問候請大王伏壯士出其不意皆斬之庶幾免禍矣從榮曰至尊在上一旦如此得無危乎輦曰子弄父兵罪當管爾不然則悔無及矣從榮猶豫不決未幾及禍高輦乘市初從榮之敗也高輦竄于民家且落髮為僧既擒獲知訓以其毀形窮認復使中饋著緋驗其真偽然後用刑輦神色自若輦聲曰朱衣纓脫白刃難逃觀者笑之

從璨明宗諸子性剛直好客疏財意豁如也天成中為右衛大將軍時安重誨方秉事權從璨亦不之屈重誨嘗以此忌之明宗幸汴

汴留從璨為大內皇城使一日召賓友于會節園酣酒之後戲登

于御榻安重誨奏請誅之詔曰皇城使從璨朕巡幸汴州使警大

內乃全乖委任但恣遊遊于予行從之園頻恣歌歡之會仍施峻

法顯辱平人致彼喧譁達于聞聽方當立法固不黨親宜貶授房

州司戶參軍仍令盡命長興中重誨之得罪也命復舊官仍贈太

保

許王從益明宗之幼子也宮嬪所生明宗命王淑妃母之嘗謂左

右曰惟此兒生于皇宮故尤所鍾愛長興末封許王晉高祖即位

改封郇國公食邑三千戶其後與母歸洛陽及開運末契丹主至汴以從益遙領曹州節度使復封許王與王妃尋歸西京會契丹主死其汴州節度使蕭翰謀歸北地慮中原無主軍民大亂則已亦不得按轡徐歸矣乃詐稱契丹主命遣人迎從益于洛陽令知

列傳

四

歸宋山房



南朝軍國事從益與王妃逃于徽陵以避之使者至不得已而赴焉從益于崇元殿見羣官蕭翰率蕃首列拜于殿上羣官趨拜于殿下乃偽署王松為左丞相趙上交為右丞相李式翟光鄴為樞密使王景崇為宣徽使餘官各有署置又以北來燕將劉祚為權侍衛使充在京巡檢翰北歸從益餞于北郊及漢高祖將離太原從益召高行周武行德欲拒漢高祖行周等不從且奏其事漢高祖怒車駕將至闕從益與王妃俱賜死于私第時年十七時人哀

五代史闕文漢高祖自太原起軍建號至洛陽命郭崇義先入京師受密旨殺王妃與許王從益叔妃臨刑號泣曰吾家母子何罪吾母為契丹所立非敢與人爭國何而且留吾兒

每年寒食使持一盂飯灑明宗陵寢聞者無不泣下

重吉末帝長子為控鶴都指揮使閔帝嗣位出為亳州團練使末

帝兵起為閔帝所害通鑑云諱道嚴直楚匡神號亳州李重吉幽于宋州又云遣楚匡神殺李重吉于宋州匡神榜捶重吉責其家財 清泰

元年詔贈太尉仍令宋州選隙地置廟明宗紀閔帝有子重哲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鳳陽史家人傳不載

雍王重美末帝第二子清泰三年封晉兵入與末帝俱自焚死通鑑

六之變自開兵敗眾心大震居人四出逃竄山谷門者請禁之雍王重美曰國家多難未能為百姓主徒增惡名耳不若聽其自便事寧自還乃出令任從所適眾心差安又云皇后積薪欲燒宮室重美諫曰新天子至必不露居他日重勢民力死而遺怨將安用之乃止

史臣曰繼炭以童騃之歲當統帥之任雖功成于劍外尋求死于涓濱蓋運盡天亡非孺子之咎也從審感厚遇之恩無苟免之意死于君側得不謂之忠乎從榮以狂躁之謀賈覆亡之禍謂為大逆則近厚誣從璨為權臣所忌從益為強敵所脅俱不得其死亦良可傷哉重美聽洛民之奔亡止母后之燔燹身雖燼于紅燄言則耀乎青編童年若斯可謂賢矣

其狀平昔深重美觀當其之亦古也司之審護良難盡于孫類百

更而身若重美觀當其之亦古也司之審護良難盡于孫類百

更而身若重美觀當其之亦古也司之審護良難盡于孫類百

更而身若重美觀當其之亦古也司之審護良難盡于孫類百

更而身若重美觀當其之亦古也司之審護良難盡于孫類百

舊五代史卷五十一攷證

唐列傳三宗室薛王存禮傳武皇子 案是書不言存禮為武皇

第幾子據五代會要太祖第二子存美第三子存霸第四子存

禮第五子存渥第六子存乂第七子存確第八子存紀與是書

所敘微有同異

魏王繼岌傳莊宗子也 案莊宗紀稱繼岌為第三子然莊宗長

子次子之名是書及五代會要俱不載

從璨傳從璨明宗諸子 案五代會要以從璨為明宗第四子冊

府元龜作諸子與明宗紀同今仍其舊

許王從益傳從益召高行周武行德欲拒漢高祖 案是書但載

從益拒漢事攷宋史趙上交傳云漢祖將至從益遣上交馳表

獻款蓋獻款乃淑妃從益本意也歐陽史兩存之其事始備

舊五代史卷五十二

宋

薛

居

正

等

撰

唐書第二十八

列傳四

李嗣昭字益光武皇母弟代州刺史克柔之假子也小字進通不

知族姓所出

歐陽史云本姓韓氏汾州太谷縣民家子

少事克柔頗謹愿雖形貌眇小而精

悍有膽畧沉毅不羣初嗜酒好樂武皇微仲儆戒乃終身不飲少

從征伐精練軍機乾寧初王珂王珙爭帥河中珙引陝州之軍攻

珂珂求救于武皇乃命嗣昭將兵援之敗珙軍于猗氏獲賊將李

璠等四年改衙內都將復援河中敗汴軍于胡壁堡擒汴將滑禮

以功加檢校僕射及王珂請婚武皇武皇以女妻之珂赴禮于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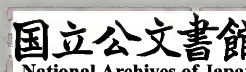
原以嗣昭權典河中留後事李罕之之襲我潞州也嗣昭率師攻

潞州與汴將丁會戰于含口俘獲三千執其將蔡延恭代李君慶  
為蕃漢馬步行營都將進攻潞州遣李存質李嗣本以兵扼天井  
關汴將澤州刺史劉岷棄城而遁乃以李存璋為刺史梁祖聞嗣  
昭之師大至召葛從周謂曰并人若在高平當圍而取之先須野  
戰勿以潞州為敵及聞嗣昭軍韓店梁祖曰進通扼八議路此賊  
決于我鬪公等臨事制機勿落姦便賀德倫閉壁不出嗣昭日以  
鐵騎環城汴人不敢芻牧援路斷絕八月德倫張歸厚棄城遁去  
我復取潞州光化三年汴人攻滄州劉仁恭求救遣嗣昭出師邢  
洺以應之嗣昭遇汴軍于沙河擊敗之獲其將胡禮進攻洛州下  
之獲其郡將朱紹宗九月梁祖自率軍三萬至臨洛葛從周設伏  
于青山口嗣昭聞梁祖至斂軍而退從周伏兵發為其所敗偏將  
王郃郎楊師悅等被擒十月汴人大寇鎮定王郃告急于武皇乃

遣嗣昭出師下太行擊懷孟汴將侯信守河陽不意嗣昭之師至  
既無守備驅市人登城嗣昭攻其北門破其外垣俄而汴將閻寶  
救軍至乃退天復元年河中王珂為汴人所擄河中晉絳諸郡皆  
陷四月汾州刺史李瑋謀叛納款于汴嗣昭討之三日而拔斬瑋  
是月汴人初得蒲絳乃大舉諸道之師來逼太原汴將葛從周陷  
承天軍氏叔琮營洞渦驛太原四面汴軍雲合武皇憂迫計無從  
出嗣昭朝夕選精騎分出諸門掩擊汴營左俘右斬或燔或擊汴  
軍疲于奔命又屬霖雨軍多足腫腹疾糧運不繼五月氏叔琮引  
退嗣昭以精騎追之汴軍委棄輜重兵仗萬計六月嗣昭出師陰  
地攻慈隰降其刺史唐禮張瓌是時天子在鳳翔汴人攻圍有密  
詔徵兵十一月嗣昭出師晉絳屯吉上堡遇汴將王友通于平陽  
一戰擒之明年正月嗣昭進兵蒲絳十八日汴將朱友寧氏叔琮

將兵十萬來拒二十八日梁祖自率大軍至平陽嗣昭之師大恐三月十一日有白虹貫周德威之營候者云不利宜班師翼日氏叔琮犯德威之營汴軍十餘萬列陣四合德威嗣昭血戰解之乃保軍而退汴軍因乘之時諸將潰散無復部伍德威引騎軍循西山而遁朱友寧乘勝陷慈隰汾等州武皇聞其敗也遣李存信率牙兵至清源應接復為汴軍所擊汴軍營于晉祠嗣昭德威收合餘眾登城拒守汴人治攻具于西北隅四面營柵相望時鎮州河中皆為梁有孤城無援師旅敗亡武皇晝夜登城憂不遑食召諸將欲出保雲州嗣昭曰王勿為此謀兒等苟存必能城守李存信曰事勢危急不如且入北蕃別圖進取朱溫兵師百萬天下無敵關東河北受他指揮今獨守危城兵亡地蹙儻彼築室反耕環塹深固則亡無日矣武皇將從之嗣昭亟爭不可猶豫未決賴劉太

妃極言于內武皇且止數日亡散之眾復集嗣昭晝夜分兵四出斬將塞旗汴軍保守不暇二十一日朱友寧燒營退去嗣昭追擊復收汾慈隰等州五月雲州都將王敬暉據城叛振武石善友亦為部將契苾讓所逐嗣昭皆討平之天祐三年汴人攻滄景劉仁恭遣使求援十一月嗣昭合燕軍三萬進攻潞州降丁會武皇乃以嗣昭為昭義節度使始嗣昭未到之前上黨有占者見一人家舍上常有氣如車蓋視之但一貧媪而已占者謂媪有子乎曰有見為軍士出戍于外占者心異之以為其子將來有土地之兆也未幾丁會既降嗣昭領兵入潞以媪家四面空缺乃駐于是舍丁會既歸太原武皇遣使命嗣昭為帥乃自媪舍而入理所其氣尋息聞者異之四年六月汴將李思安將兵十萬攻潞州乃築夾城深溝高壘內外重複飛走路絕嗣昭撫循士眾登城拒守梁祖馳



書說誘百端嗣昭焚其偽詔斬其使者城中固守經年軍民乏絕  
含鹽炭自生以濟貧民嗣昭嘗享諸將登城張樂賊矢中嗣昭足  
密拔之坐客不之覺酣飲如故以安衆心五年五月莊宗敗汴軍  
破夾城嗣昭知武皇棄世哀慟幾絕時大兵攻圍歷年城中士民  
飢死大半鄜里蕭條嗣昭緩法寬租勸農務穡一二年間軍城完  
集三面鄰于敵境寇鈔縱橫設法枝梧邊鄙不聳胡柳之戰周德  
威戰沒師無行列至晚方集汴人四五萬登無石山我軍懼形于  
色或請收軍保營詎旦復戰嗣昭曰賊無營壘去臨濮地遠日已  
晡晚皆有歸心但以精騎逗撓無令返旆晡後追擊破之必矣我  
若收軍拔寨賊人入臨濮俟彼整齊復來卽勝負未決莊宗曰非  
兄言幾敗吾事軍校王建及又陳方略嗣昭與建及分兵于土山  
南北爲掎角汴軍懼下山因縱軍擊之俘斬三萬級由是莊宗之

軍復振十六年嗣昭代

威權幽州軍府事九月以李紹宏代

嗣昭出薊門百姓號泣請留截鞍惜別嗣昭夜遁而歸十七年六  
月嗣昭自德勝歸藩莊宗帳餞于戚城莊宗酒酣泣而言曰河朔  
生靈十年饋輓引領鶴望俟破汴軍今兵賦不充寇孽猶在坐食  
軍賦有愧蒸民嗣昭曰臣忝急難之地每一念此寢不安席大王  
且持重謹守惠養士民臣歸本藩簡料兵賦歲末春首卽舉衆復  
來莊宗離席拜送如家人禮是月汴將劉鄩攻同州朱友謙告急  
嗣昭與李存審援之九月破汴軍于馮翊乃班師十九年莊宗親  
征張文禮于鎮州冬契丹三十萬奄至嗣昭從莊宗擊之敵騎圍  
之數十重良久不解嗣昭號泣赴之引三百騎橫擊重圍馳突出  
沒者數十合契丹退翼莊宗而還是時閻寶爲鎮人所敗退保趙  
州莊宗命嗣昭代寶攻真定七月二十四日王處球之兵出白九

門嗣昭設伏于故營賊至伏發擊之殆盡餘三人匿于墻墟間嗣昭環馬而射之爲賊矢中腦嗣昭策中矢盡拔賊矢于腦射賊一發而殛之嗣昭日暮還營所傷血流不止是夜卒嗣昭節制澤潞官自司徒太保至侍中中書令莊宗卽位贈太師隴西郡王長興中詔配饗莊宗廟庭嗣昭有子七人長曰繼儔澤州刺史次繼韜繼忠繼能繼襲繼遠皆夫人楊氏所生楊氏治家善積聚設法販鴛致家財百萬

繼韜小字雷得少驕獍無賴嗣昭旣卒莊宗詔諸子扶喪歸太原襄事諸子違詔以父牙兵數千擁喪歸潞莊宗令李存渥馳騎追諭兄弟俱忿欲害存渥存渥遁而獲免繼韜兄繼儔嗣昭長嫡也當襲父爵然柔而不武方在苦廬繼韜詐令三軍劫已爲雷後囚繼儔于別室以事奏聞莊宗不得已命爲安義軍兵馬雷後時軍

前糧餉不充租庸計度請潞州轉米五萬貯于相州繼韜辭以經費不足請轉三萬有幕客魏琢牙將申蒙者因入奏公事每撫陰事報繼韜云朝廷無人終爲河南吞噬止遲速間耳由是陰謀叛計內官張居翰時爲昭義監軍莊宗將卽位詔赴鄴都潞州節度判官任圜時在鎮州亦奉詔赴鄴魏琢申蒙謂繼韜曰國家急召此二人情可知矣弟繼遠年十五六謂繼韜曰兄有家財百萬倉儲十年宜自爲謀莫受人所制繼韜曰定哥以爲何如曰申蒙之言是也河北不勝河南不如與大梁通盟國家方事之殷焉能討我無如此算乃令繼遠將百餘騎詐云于晉絳擒生遂至汴梁主見之喜因令董璋將兵應接營于潞州之南加繼韜同平章事改昭義軍爲匡義軍繼韜令其愛子二人入質于汴及莊宗平河南繼韜惶恐計無所出將脫身于契丹會有詔赦之乃齎銀數十萬

兩隨其母楊氏詣闕冀以賂免將行其弟繼遠曰兄往與不往利害一也以反爲名何面更見天下不如深溝峻壁坐食積粟尚可苟延歲月往則亡無日矣或曰君先世有大功于國主上季父也宏農夫人無恙保獲萬全及繼韜至厚賂宦官伶人言事者翕然稱畱後本無惡意姦人惑之故也嗣昭親賢不可無嗣楊夫人亦于宮中哀祈劉皇后每于莊宗前泣言先人之功以動聖情由是原之在京月餘屢從畋遊寵待如故李存渥深訶詆之繼韜心不自安復賂伶閹求歸本鎮莊宗不聽繼韜潛令紀綱書諭繼遠欲軍城更變望天子遣已安撫事泄斬于天津橋南二子齡年質于汴莊宗收城得之撫其背曰爾幼如是猶知能佐父造反長復何爲至是亦誅乃遣使往潞州斬繼遠函首赴闕命繼儔權知軍州事繼達充軍城巡檢未幾詔繼儔赴闕時繼儔以繼韜所畜婢

僕玩好之類悉爲已有每日料選算校不時上路繼達怒謂人曰吾仲兄被罪父子誅死大兄不仁略無動懷而便烝淫妻妾詰責貨財慙恥見人生不如死繼達服縗麻引數百騎坐于戟門呼曰爲我反乎卽令人斬繼儔首投于戟門之內副使李繼珂聞其亂也幕市人千餘攻于城門繼達登城樓知事不濟啓子城東門至其第盡殺其孥得百餘騎出潞城門將奔契丹行不十里麾下奔潰自剄于路隅天成初繼能爲相州刺史母楊氏卒于太原繼能繼襲奔喪行服繼能答掠母主藏婢責金銀數因答至死家人告變言聚甲爲亂繼能繼襲皆伏誅嗣昭諸子自相屠害幾于溘盡惟繼忠一人僅保其首領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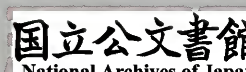
裴約潞州之舊將也初事李嗣昭爲親信及繼韜之叛約方戍潞州因召民泣而諭之曰余事故使已餘二紀每見分財享士志在



平讎不幸薨歿今郎君父喪未葬卽背君親余可傳刃自殺不能  
 送死與人衆皆感泣繼而梁以董璋爲澤州刺史率衆攻城約拒  
 久之告急于莊宗莊宗知其忠懇謂諸將曰朕于繼韜何薄于裴  
 約何厚裴約能分逆順不附賊黨者一何不幸生此鴟梟乃顧  
 李紹斌曰爾識機便爲我取裴約來朕不藉澤州彈丸之地卽遣  
 紹斌率五千騎以赴之紹斌自遼州進軍未至城已陷約被害時  
 同光元年六月也帝聞之嗟痛不已

李嗣本鴈門人本姓張父準銅冶鎮將嗣本少事武皇爲帳中紀  
 綱漸立戰功得補軍校乾寧中從征李匡儔爲前鋒與燕人戰得  
 居庸關以功爲義兒軍使因賜姓名從討王行瑜授檢校刑部尙  
 書改威遠寧塞等軍使五年討羅宏信于魏州嗣本爲前鋒師還  
 改馬軍都將從李嗣昭討王暉于雲州論功加檢校司空汴將李

思安之圍潞州也從周德威軍于余吾嗣本率騎軍日與汴人轉  
 鬪前後獻俘于計遷代州刺史六年從攻晉絳爲蕃漢副都校及  
 武皇喪事有日嗣本監護其事改雲中防禦使雲蔚應朔等州都  
 知兵馬使加特進檢校太保九年周德威討劉守光嗣本率代北  
 諸軍生熟吐渾收山後八軍得納降軍使盧文進武州刺史高行  
 珪以獻幽州平論功授振武節度使號威信可汗十二年莊宗定  
 魏博劉鄩據莘縣命嗣本入太原巡守都城十三年從破劉鄩于  
 故元城收洛磁衛三郡六月還鎮振武八月契丹安巴堅傾塞犯  
 邊其衆三十萬攻振武嗣本嬰城拒戰者累日契丹爲火車地道  
 晝夜急攻城中兵少禦備罄竭城陷嗣本舉族入契丹有子八人  
 四人陷于幕庭嗣本性剛烈有節義善戰多謀然治郡民頗傷苛  
 急人以此少之也



李嗣恩本姓駱歐陽史嗣恩本吐谷渾部人年十五能騎射侍武皇子振武及鎮太

原補鐵林軍小校從征王行瑜奉表獻捷加檢校散騎常侍漸轉

突陣指揮使賜姓名天祐四年逐康懷英于河西解汾州之圍加

檢校司空充左廂馬軍都將戰王景仁有功加檢校司徒救河中

府與梁人接戰應弦斃者甚衆而稍中其口及退莊宗親視其傷

深加慰勉轉內衙馬步都將遼州刺史十二年從莊宗入魏擊劉

鄆有功轉天雄軍都指揮使劉鄆之北趣樂平也嗣恩襲之倍程

先入晉陽時城中無備得嗣恩兵至人百其勇鄆聞其先過乃遁

莘之戰以功轉代州刺史充石嶺關以北都知兵馬使稍遷振武

節度使十五年追赴行在卒于太原天成初明宗敦念舊勲詔贈

太尉有子二人長曰武八騎射推于軍中嘗有時輩臂飢鷹矜其

搏擊武八持鳴鏑一隻賭其符獲暮乃多之戰契丹于新州歿焉

幼曰從郎累為行軍司馬

史臣曰嗣昭以精悍勤勞佐經綸之業終沒王事得以為忠然其

後嗣皆不免于刑戮者何也蓋貨殖無窮多財累愚故也抑苟能

以清白遺子孫安有斯禍哉裴約以偏裨而効忠烈尤可貴也嗣

本嗣恩皆以中涓之効參再造之功故可附于茲也

舊五代史卷五十二攷證

唐列傳四李嗣昭傳初嗜酒 案歐陽史作初喜嗜酒吳縝纂誤  
云喜卽嗜也疑贗喜字

武皇乃以嗣昭爲昭義節度使 案舊唐書作太原李克用以其  
子嗣昭爲留後攷嗣昭本克柔養子舊唐書以爲武皇子殊誤

嗣昭有子七人長曰繼儔澤州刺史次繼韜繼忠繼能繼襲繼遠  
案嗣昭有子七人此傳僅載其六歐陽史仍薛史之舊據繼

韜附傳有弟繼達合數之恰得七人也  
李繼韜傳命爲安義軍兵馬留後 案通鑑注云後唐改昭義爲

安義蓋爲嗣昭避諱也歐陽史仍作昭義  
裴約傳卽遣紹斌率五千騎以赴之 李紹斌歐陽史作李存審

攷是書莊宗紀亦作紹斌疑歐陽史誤

李嗣恩傳戰契丹于新州歿焉 案遼史太祖紀二年三月合戰于新州東殺李嗣本之子武八攷武八本嗣恩子而遼史以爲嗣本子蓋傳聞之誤

安巴堅高作阿保機今改

五代史卷五十三 薛居正等撰

舊五代史卷五十三

宋

薛

居

正

等

撰

唐書第二十九

列傳五

李存信本姓張父君政回鶻部人也大中初隨懷化郡王李思忠內附因家雲中之合羅川存信通黠多數會四夷語別六蕃書善戰識兵勢初爲獻祖親信從武皇入關平賊始補軍職賜姓名大順中累遷至馬步都校與李存孝擊張濬軍于平陽時存孝驍勇冠絕軍中皆下之惟存信與爭功由是相惡有同水火及平定潞州存孝以功望領節度旣而康君立授旄鉞存孝怒大剽潞民燒邑屋言發流涕疑存信擯已故也明年存孝得邢洺武皇與之節鉞存孝慮存信離間欲立大功以勝之屢請兵于武皇請兼并鎮

冀存信間之不時許大順二年武皇大舉略地山東以存信為蕃  
 漢馬步都校存孝聞之怒武皇令存質代之存孝乃謀叛既誅以  
 存信為蕃漢都校從討李匡儔降赫連鐸白義誠以功授檢校僕  
 射從入關討王行瑜加檢校司空領郴州刺史乾寧三年充鄆乞  
 師于武皇武皇遣存信營于莘縣與朱瑄合勢以抗梁人梁祖患  
 之遣使謀羅宏信曰河東志在吞食河朔迴軍之日貴道堪憂而  
 存信戢兵無法稍侵魏之芻牧宏信怒翻然結于梁祖乃出兵三  
 萬以攻存信存信斂眾而退為魏人所薄委棄輜重退保洺州軍  
 士喪失者十二三武皇怒大出師攻魏博屠陷諸邑五月存信攻  
 于洹水汴將葛從周氏叔琮來援魏人存信與鐵林都將落落遇  
 汴人于洹水南汴人為陷馬坎以待之存信戰敗落落被擒九月  
 存信敗葛從周于宗城乘勝至魏州之北門明年聞寇鄆皆陷乃

班師八月從討劉仁恭師次安塞為燕軍所敗武皇怒謂存信曰  
 昨日吾醉不悟賊至公不辨耶古人三敗公始二矣存信懼泥首  
 謝罪幾至不測自光化已後存信多稱病武皇以兵柄授李嗣昭  
 以存信為右校而已天復二年十月以疾卒于晉陽時年四十一  
 李存孝本姓安名敬思新唐書存孝飛狐人少于俘囚中得隸紀綱給事帳中  
 及壯便騎射驍勇冠絕常將騎為先鋒未嘗挫敗從武皇救陳許  
 逐黃寇及遇難上源每戰無不剋捷張濬之加兵于太原也潞州  
 小校馮霸殺其帥李克恭以城叛時汴將朱崇節入潞州梁祖令  
 張全義攻澤州李罕之告急于武皇武皇遣存孝率騎五千援之  
 初汴人攻澤州呼罕之曰相公常侍太原輕絕大國今張相公圍  
 太原葛司空已入潞府旬日之內沙陀無穴自處相公何路求生  
 耶存孝聞其言不遜選精騎五百繞汴營呼曰我沙陀求穴者侯

爾肉饌軍可令肥者出關汴將有鄧季筠者亦以驍勇聞乃引軍出戰存孝激勵部眾舞稍先登一戰敗之獲馬千匹生擒季筠于軍中是夜汴將李讜收軍而遁存孝追擊至馬牢山俘斬萬計遂退攻潞州時朝廷命京兆尹孫揆為昭義節度使令供奉官韓歸範送旌節至平陽揆乃仗節之潞梁祖與揆牙兵三千為紀綱時揆為張濬副招討所部萬人八月自晉絳踰刀黃嶺趨上黨存孝引三百騎伏于長子西崖間揆裹衣大蓋擁眾而行俟其軍前後不屬存孝出騎橫擊之擒揆與歸範及俘囚五百獻于太原存孝乃急攻潞州九月葛從周棄城夜遁存孝收城武皇乃表康君立為潞帥存孝怒不食者累日十月存孝引收潞州之師圍張濬于平陽營于趙城華州韓建遣壯士三百夜犯其營存孝謀知設伏以擊之盡殲進歷晉州西門獲賊三千自是閉壁不出存孝引軍

攻絳州十一月刺史張行恭棄城而去張濬韓建亦由含口而遁存孝收晉絳以功授汾州刺史大順二年三月邢州節度使安知建叛入汴軍武皇令存孝定邢洺因授之節鉞時幽州李匡威與鎮州王鎔屢弱中山將中分其疆土定州王處存求援于武皇武皇命存孝侵鎮趙之南鄙又令李存信李存審率師出井陘以會之并軍攻臨城柏鄉李匡威救至且議旋師李存信與存孝不協因構于武皇言存孝望風退衄無心擊賊恐有私盟也存孝知之自恃戰功鬱鬱不平因致書通王鎔又歸款于汴明年武皇自出井陘將逼真定存孝面見王鎔陳軍機武皇暴怒誅先獲汴將安康八方旋師七月復出師討存孝自縛馬關東下攻平山渡滹水擊鎮州四關城王鎔懼遣使乞平請以兵三萬助擊存孝許之

書王鎔失幽州助因乞盟進幣五十萬歸糧二十萬請出兵助討存孝

武皇蒐于樂城李存信屯琉璃陂九月

存孝夜犯存信營奉誠軍使孫考老被獲存信軍亂武皇進攻邢州深溝高壘以環之旋為存孝衝突溝塹不成有軍校袁奉韜者密令人謂存孝曰大王俟塹成即歸太原如塹壘未成恐無歸志尚書所畏惟大王耳料諸將孰出尚書右王若西歸雖限以黃河亦可浮渡況咫尺之洫安能阻尚書鋒銳哉存孝然之縱兵成塹居旬日深溝高壘飛走不能及由是存孝至敗城中食盡乾寧元年三月存孝登城首罪泣訴于武皇曰兒蒙王深恩位至將帥苟非讒慝離間曷欲捨父子之深恩附仇讎之黨兒雖褊狹設計實存信構陷至此若得生見王面一言而死誠所甘心武皇愍之遣劉太妃入城慰勞太妃引來謁見存孝泥首請罪曰兒立微勞本無顯過但被人中傷申明無路迷昧至此武皇叱之曰爾與王鏐書狀罪我萬端亦存信教耶繫歸太原車裂于市然武皇深惜其

才存孝每臨大敵被重鎧囊弓坐稍僕人以二騎從陣中易騎輕捷如飛獨舞鐵槌挺身陷陣萬人辟易蓋古張遼甘寧之比也存孝死武皇不視事旬日私憾諸將久之

李存進振武人本姓孫名重進

歐陽史太祖破制州得之賜以姓名蓋為

父世吏單于府

重進初仕嵐州刺史湯羣為部校獻祖誅羣乃事武皇從入關還鎮太原署牙職景福中為義兒軍使賜姓名從討王行瑜以功授檢校常侍與李嗣昭同破王珙于河中光化三年契丹犯塞寇雲中改永州軍使鴈門以北都知兵馬使天復初破氏叔琮前軍于洞渦三年授石州刺史莊宗初嗣位入為步軍右都檢校司空師出井陘授行營馬軍都虞候破汴軍于柏鄉論功授邠州刺史轉檢校司徒俄兼西南面行營招討使出師收慈州授慈沁二州刺史十二年定魏博授天雄軍都巡按使時魏人初附有銀槍勁節

都強傑難制專謀騷動存進沈厚果斷犯令者梟首尸于市諸軍無不惕息靡然向風十四年擢蕃漢馬步副總管從攻楊劉戰胡柳十六年以本職兼領振武節度使時王師據德勝渡汴軍據楊村渡在上流汴人運洛陽竹木造浮橋以濟軍生師以船渡緩急難濟存進率意欲造浮橋軍吏曰河橋須竹竿大編兩岸石倉鐵牛以為固今無竹石竊慮難成存進曰吾成算在心必有所立乃課軍造葦筏維大艦數十艘作土山植巨木于岸以纜之初軍中以為戲月餘橋成制度條直人皆服其勤智莊宗舉酒曰存進吾之杜預也賜寶馬御衣進檢校太保兼魏博馬步都將與李存審圍德勝十九年汴將王瓚率眾逼北城為地穴火車百道進攻存進隨機拒應或經日不得食汴軍退加檢校太傅王師討張文禮于鎮州閻寶李嗣昭相次不利而歿七月存進代嗣昭為招討進

營東垣渡夾滹沱為壘沙土散惡垣壁難成存進斬伐林樹版築旬日而就賊不能寇九月王處球盡率其眾乘其無備奄至壘門存進聞之得部下數人出鬪驅賊于橋下俄而賊大至後軍不繼血戰而歿時年六十六同光時贈太尉存進行軍出師雖無奇迹然能以法繩其驕放營壘守戰之備特推精力議者稱之有子四人長曰漢韶

漢韶字亨天幼有器局風儀峻整初事莊宗為定安軍使遷河東牢城指揮使時孟知祥權知太原軍府事會契丹侵北鄙表令漢韶率師進討既而大破契丹以功加檢校右僕射同光中為蔡州刺史天成初復姓孫氏尋授彰國軍留後累加檢校太保長興中為洋州節度使

九國志開帝嗣位加特進漢韶以其父名上表讓之改檢校左僕射制曰改會稽之字抑有前聞換璽寶之文非無故事

末帝之

起于鳳翔也漢韶與興元張虔釗各帥部兵會王師于岐山下及



西師俱叛漢韶逃歸本鎮聞末帝即位心不自安乃與張虔釗各

舉其城送款于蜀泊至成都孟知祥以漢韶故人尤善待之九國志

知祥敘汾上舊事及洛中更變相對感泣知祥曰豐沛故人偽命永平軍節度使孟

昶嗣偽位歷興元道州兩鎮連帥累偽官至中書令封安樂郡王

年七十餘卒于蜀

李存璋字德璜雲中人武皇初起雲中存璋與康君立薛志勤等

為奔走交從入關以功授國子祭酒累管萬勝雄威等軍從討李

匡儔改義兒軍使光化二年授澤州刺史入為牢城使從李嗣昭

討雲州叛將王暉平之改教練使檢校司空五年武皇疾篤召張

承業與存璋授遺顧存璋爰立莊宗夷內難頗有力焉改河東馬

步都虞候兼領鹽鐵初武皇稍寵軍士藩部人多干擾鄜市肆其

豪奪法司不能禁莊宗初嗣位銳于求理存璋得行其志抑強扶

弱誅其豪首期月之間紀綱大振弭羣盜務耕稼去姦宄息倖門

當時稱其材幹從破汴軍于夾城轉檢校司徒柏鄉之役為三鎮

排陣使十一年從盟朱友謙于猗氏授汾州刺史汴將尹皓攻慈

州逆戰敗之十三年王檀逼太原存璋率汾州之軍入城固守授

大同防禦使應蔚朔等州都知兵馬使秋契丹陷蔚州安巴堅遣

使馳木書求賂存璋斬其使契丹逼雲州存璋拒守城中有古鐵

車乃鎔為兵仗以給軍士敵退以功加檢校太傅大同軍節度使

應蔚等州觀察使十九年四月以疾卒于雲州府第同光初追贈

太保平章事晉天福初追贈太師有子三人彥球為裨校戰歿于

鎮州

李存賢字子良本姓王名賢許州人祖啓忠父暉賢少遇亂入黃

巢軍武皇破賊陳許存賢來歸景福中典義兒軍為副兵馬使因

賜姓名天祐三年從周德威赴援上黨營于交口五年權知蔚州  
刺史以禦吐渾六年權沁州刺史先是州當賊境不能保守乃于  
州南五十里據險立柵爲治所已歷十餘年矣存賢至郡乃移復  
舊郡剗闢荆棘特立廨舍州民完集莊宗嘉之轉檢校司空真拜  
刺史九年汴人乘其無備來攻其城存賢擊退之十一年授武州  
刺史山北團練使十二年移刺慈州七月汴將尹皓攻州城存賢  
督軍拒戰汴軍攻擊百端月餘遁去十八年河中朱友謙來求援  
命存賢師赴之十九年汴將段凝軍五萬營臨晉蒲人大恐咸欲  
歸汴或問于存賢曰河中將士欲拘公降于汴存賢曰吾奉命河  
中死王事固其所也汴軍退以功加檢校司徒同光初授右武衛  
上將軍十一月入覲洛陽二年三月幽州李存審疾篤求入覲議  
擇帥代之方內宴莊宗曰吾披榛故人零落殆盡所存者存審耳

今復衰疾北門之事知付何人因目存賢曰無易于卿即日授特  
進檢校太保充幽州盧龍節度使五月到鎮時契丹疆盛城門之  
外烽塵交警一日數戰存賢性忠謹周慎晝夜戒嚴不遑寢食以  
至憂勞成疾卒于幽州時年六十五詔贈太傅存賢少有材力善  
角觝初莊宗在藩邸每宴私與王郁角觝鬪勝郁頗不勝莊宗自  
矜其能謂存賢曰與爾一博如勝賞爾一郡卽時角觝存賢勝得  
蔚州刺史

史臣曰昔武皇之起并汾也會鹿走于中原期龍戰于大澤蓄驍  
果之士以備鷹犬之用故自存信而下皆錫姓以結其心授任以  
責其效與夫董卓之畜呂布亦何殊哉惟存孝之勇足以冠三軍  
而長萬夫苟不爲叛臣則可謂良將矣

而其高夫若不為然出則可謂其樂矣  
責其效與夫董卓之治曰亦何難姑計其  
果之士以漸觀大之則始自計計而不  
史曰曰昔近皇之跡并公出會與去于  
中則賦詩贈于大署舊觀  
孫州陳史

其指隋許曰與爾一計收銀賞爾一  
其指隋許曰與爾一計收銀賞爾一  
其指隋許曰與爾一計收銀賞爾一  
其指隋許曰與爾一計收銀賞爾一  
其指隋許曰與爾一計收銀賞爾一  
其指隋許曰與爾一計收銀賞爾一  
其指隋許曰與爾一計收銀賞爾一  
其指隋許曰與爾一計收銀賞爾一  
其指隋許曰與爾一計收銀賞爾一  
其指隋許曰與爾一計收銀賞爾一

舊五代史卷五十三攷證

唐列傳五李存信傳李存信本姓張 案梁紀作張汚落蓋本名

汚落賜名存信

李存孝傳位至將帥 案歐陽史作位至將相吳縝纂誤云存孝

本傳止為邢州留後未嘗為平章事何故云位至將相耶

李存進傳父佺世吏軍于 案九國志孫漢韶傳云祖昉嵐州刺

史父存進振武軍節度使據是書存進父名佺未嘗為刺史與

九國志異

李存賢傳李存賢字子良本姓王名賢許州人祖啓忠父暉 案

九國志李奉虔傳奉虔太原人本姓王氏祖欽唐隰州刺史父

存賢佐唐武皇累著功賜姓李氏攷是書作許州人又作父暉

不載其官爵與九國志異

十八年河中朱友謙來求援 案吳縝纂誤據梁末帝紀及任宗本紀當作十七年

汴軍退 案歐陽史作擊走梁兵吳縝纂誤云朱友謙符存審劉鄩傳載鄩討友謙存審救之而鄩敗其事始末甚明無存賢擊走梁兵之事況大將自是存審安得隱其姓而存賢獨有功乎今攷是書止作汴軍退不言存賢擊退較歐陽史為得其實

即日授特進檢校太保充幽州盧龍節度使 案九國志梁人攻上黨莊宗親總大軍以援之存賢先登陷敵以功授盧龍軍節度使與是書異

存賢勝得蔚州刺史 案存賢為蔚州刺史在天祐五年蓋因角觝而得郡也歐陽史作與爾一鎮以為盧龍節度使與是書異安巴堅舊作阿保機今改

舊五代史卷五十三攷證

舊五代史卷五十四

宋 薛居正 等 撰

唐書第三十

列傳六

王鎔其先回鶻部人也遠祖沒諾干唐至德中事鎮州節度使王武俊為騎將武俊嘉其勇幹畜為假子號王五哥其後子孫以王為氏四代祖廷湊事鎮帥王承宗為牙將長慶初承宗卒穆宗命田宏正為成德軍節度使既而鎮人殺宏正推廷湊為畱後朝廷不能制因以旄鉞授之廷湊卒子元逵尚文宗女壽安公主元逵卒子紹鼎立紹鼎卒子景崇立皆世襲鎮州節度使並前史有傳景崇位至太尉中書令封常山王中和二年卒鎔即景崇之子也年十歲三軍推襲父位大順中武皇將李存孝既平邢洺因獻謀

於武皇欲兼并鎮定乃連年出師以擾鎮之屬邑鎔苦之遣使求

救於幽州

舊唐書云時天子蒙塵九州鼎沸河東節度使李克用虎視山東方謀吞據鎔以重賂結納請以修和好晉軍討孟方立于邢州鎔常奉以芻糧及方立平晉將李

存孝侵鎔南部鎔求援于幽州

自是燕帥李匡威頻歲出軍以為鎔援時匡威兵勢方

盛以鎔沖弱將有窺圖之志景福二年春匡威率精騎數萬再來

赴援會匡威弟匡儔奪據兄位匡威退無歸路鎔乃延入府第館

於寶壽佛寺鎔以匡威因已而失國又感其援助之力事之如父

五月鎔謁匡威于其館匡威陰遣部下伏甲劫鎔抱持之鎔曰公

戒部人勿造次吾國為晉人所侵垂將覆滅賴公濟援之力幸而

獲存今日之事本所甘心即並轡歸府舍鎔軍拒之竟殺匡威鎔

本疎瘦時年始十七當與匡威並轡之時雷雨驟作屋瓦皆飛有

一人于缺垣中望見鎔鎔就之遽挾于馬上肩之而去翼日鎔但

覺項痛頭偏蓋因為有力者所挾不勝其苦故也既而訪之則曰

墨君和乃鼓刀之士也遂厚賞之

太平廣記引劉氏耳目記云黃定墨君和幼名三旺眉目稜削肌膚若鐵年十五六趙王鎔初

即位曾見之悅而問曰此中何得崑崙兒也問其姓與形質相應即呼為墨崑崙因以皂衣賜之

是時常山縣邑屢為并州中軍所侵掠趙之將卒疲于戰敵告急于燕王李匡威率師五萬來救

之并人攻陷數城燕王聞之躬領五萬騎徑與晉師戰于元氏晉師敗績趙王感燕王之德惟牛

灑酒大犒于臺城犒金二十萬以謝之燕王歸國北及境上為其弟匡儔所拒趙人以其有德于

我遂營東圃以居之燕王自以失國又見趙王之幼乃圖之遂伏甲俟趙王且至即使擒之趙王

請曰某承先代基構主此山河每被鄰寇侵漁困于守備賴大王武畧累挫戎鋒獲保宗祧實資

恩力願惟幼懦風有卑誠望不勿勿可伸交讓願與大王同歸衛署即軍府必不拒違燕王以為

然遂與趙王並轡而進俄有大風并黑雲起于城上大雷雨至東角門內有勇夫袒臂來拳

毆燕之介士即挾負趙王踰垣而走遂得歸公府問其姓名君和恐其難記但言曰觀中之物王

心志之左右軍士既見主免難遂逐燕王燕王退走于東圃趙人圍而殺之趙王名墨生以千金

賞之兼賜上第一區良田萬畝仍恕其十死奏授光祿大夫

遣使謝罪出絹二十萬匹及具牛酒犒軍自是與鎔俱修好如初

泊梁祖兼有山東虎視天下鎔卑辭厚禮以通和好

新唐書羅紹威諷鎔絕太原其尊全忠光化三年秋梁祖將吞河朔乃親征鎮定縱其軍燔鎮之

關城鎔謂賓佐曰事急矣謀其所向判官周式者有口辯出見梁

此期于無捨式曰公為唐室之桓文當以禮義而成霸業返欲窮

兵黷武天下其謂公何新唐書李嗣昭攻洛州全忠自將擊走之得銘與嗣昭書全忠怒引軍攻銘周式請見全忠全忠即出書示式曰嗣昭在者宜

速遣式曰王公所與和者息人鋒鏑間耳況繼奉天子詔和解能一番紙墜北路乎太原趙本無恩嗣昭肯入耶梁祖喜引式袂而慰之

曰前言戲之耳即送牛酒貨幣以犒軍式請銘子昭祚及大將梁

公儒李宏規子各一人往質于汴梁祖以女妻昭祚及梁祖稱帝

銘不得已行其正朔其後梁祖常慮河朔悠久難制會羅紹威卒

因欲除移鎮定先遣親軍三千分據銘深冀二郡以鎮守為名又

遣大將王景仁李思安率師七萬營于柏鄉銘遣使告急莊宗莊

宗命周德威率兵應之銘復奉唐朝正朔稱天祐七年及破梁軍

于高邑我軍大振自是遣大將王德明率三十七都從莊宗征伐

收燕降魏皆頌其功然銘未嘗親軍遠出八年七月銘至承天軍

與莊宗合宴同盟奉觴獻壽以申感樂莊宗以銘父友曲加敬異

為之聲歌銘亦報之謂莊宗為四十六舅中飲莊宗抽佩刀斷衿

為盟許女妻銘子昭誨因茲堅附于莊宗矣銘自幼聰悟然仁而

不武征伐出於下特以作藩數世專制四州高屏塵務不親軍政

多以闖人秉權出納決斷悉聽所為皆雕靡第舍崇飾園池植奇

花異木遞相誇尚人士皆衰衣博帶高車大蓋以事嬉遊藩府之

中當時為盛銘宴安既久惑於左道專求長生之要常聚緇黃合

鍊仙丹或講說佛經親受符籙西山多佛寺又有王母觀銘增置

館宇雕飾土木道士王若訥者誘銘登山臨水訪求仙迹每一出

數月方歸百姓勞弊王母觀石路既峻不通輿馬每登行命僕妾

數十人維錦繡牽持而上有闖人石希蒙者姦寵用事為銘所嬖

恆與之臥起天祐八年冬十二月銘自西山迴宿於鵝營莊將歸

府第希蒙勸之他所宦者李宏規謂銘曰方今晉王親當矢石櫛

櫛

沐風雨王殫供軍之租賦爲不急之遊盤世道未夷人心多梗久  
虛府第遠出遊從如樂禍之徒翻然起變拒門不納則王欲何歸  
鎔懼促歸希蒙譖宏規專作威福多蓄猜防鎔由是復無歸志宏  
規聞之怒使親事偏將蘇漢衡率兵擐甲遽至鎔前露刃謂鎔曰  
軍人在外已久願從王歸宏規進曰石希蒙說王遊從勞弊士庶  
又結搆陰邪將爲大逆臣已偵視情狀不虛請王殺之以除禍本  
鎔不聽宏規因令軍士聚譟斬希蒙首抵于前鎔大恐遂歸是日  
令其子昭祚與張文禮以兵圍李宏規及行軍司馬李藹宅並族  
誅之誑誤者凡數十家又殺蘇漢衡收部下偏將下獄窮其反狀  
親軍皆恐復不時給賜衆益懼文禮因其反側密諭之曰王將坑  
爾曹宜自圖之衆皆掩泣相謂曰王待我如是我等焉能効忠是  
夜親事軍十餘人自子城西門尋垣而入鎔方焚香受籙軍士二

人突入斷其首袖之而出遂焚其府第煙燄亘天兵士大亂鎔姬  
妾數百皆赴水投火而死軍校有張友順者率軍人至張文禮之  
第請爲畱後遂盡殺王氏之族鎔于昭宗朝賜號敦睦保定久大  
功臣位至成德軍節度使守太師中書令趙王梁祖加尙書令初  
鎔之遇害不獲其尸及莊宗攻下鎮州鎔之舊人于所焚府第灰  
間方得鎔之殘骸莊宗命幕客致祭葬于王氏故塋鎔長子昭祚  
亂之翼日張文禮索之斬于軍門次子昭誨當鎔被禍之夕昭誨  
爲軍人攜出府第置之地穴十餘日乃髡其髮被以僧衣屬湖南  
綱官李震南還軍士以昭誨託于震震置之茶褚中旣至湖湘乃  
令依南嶽寺僧習業歲給其費昭誨年長思歸震卽齋送而還時  
鎔故將符習爲汴州節度使會昭誨來投卽表其事曰故趙王王  
鎔小男昭誨年十餘歲遇禍爲人所匿免今尚爲僧名崇隱謹令

赴闕明宗賜衣一襲令脫僧服頃之昭誨稱前成德軍中軍使檢校太傅詣中書陳狀特授朝議大夫檢校考功郎中司農少卿賜金紫符習因以女妻之其後累歷少列周顯德中遷少府監

王處直

案王處直傳原本止存王都廢立之事而處直事闕佚今攷舊唐書列傳云處直字允明處存母弟也初為定州後院軍都知兵馬使汴人入寇處存拒戰不利而退三軍大譟推處直為帥乃權知留後事汴將張存敬攻城梯衝雲合處直登城呼曰傲邑于朝廷未嘗不忠于藩鄰未嘗失禮不虞君之涉吾地何也朱温使人報之曰何以附太原而弱鄰道處直報曰吾兄與太原同時立勳王室地又親鄰修好往來常道也請從此改圖温許之仍歸罪于孔目吏梁問出絹十萬匹牛酒以犒汴軍存敬修盟而退温因表授旄鉞檢校左僕射天祐元年加太保封太原王後仕偽梁授北平王檢校太尉不數歲復歸于莊宗後十餘年為其子都廢歸私第尋卒年六十一

王都本姓劉小字雲郎中山陘邑人也初有妖人李應之得于村落間養為已子及處直有疾應之以左道醫之不久病間處直神之待為羽人始假幕職出入無間漸署為行軍司馬軍府之事咸取決焉處直時未有子應之以都遺於處直曰此子生而有異因是都得為處直之子其後應之闕白丁于管內別置新軍起第於

博陵坊面開一門動皆鬼道處直信重日隆將校相慮變在朝夕謀先事為禍會燕師假道伏甲於外城以備不虞昧旦入郭諸校因引軍以圍其第應之死於亂兵咸云不見其尸眾不解甲乃逼牙帳請殺都處直堅斬之久乃得免翼日賞勞籍其兵于臥內自隊長已上記于別簿漸以他事孥戮迨二十年別簿之記略無子遺都既成長總其兵柄姦詐巧佞生而知之處直愛養漸有付託之意時處直諸子尚幼乃以都為節度副大使王郁者亦處直之孽子也案以下有闕文天祐十八年十二月莊宗親征鎮州敗契丹于沙河明年正月乘勝追敵過定州都馬前奉迎莊宗幸其府第曲宴都有愛女十餘歲莊宗與之論婚許為皇子繼安之妻自是恩寵特異奏請無不從同光三年莊宗幸鄴都來朝觀畱宴旬日錫賚鉅萬遷太尉侍中時周元豹見之曰形若鯉魚難免刀七及明宗



嗣位加中書令然以其奪據父位心深惡之初同光中祁易二州  
刺史都奏部下將校爲之不進戶口租賦自贍本軍天成初仍舊  
旣而安重誨用事稍以朝政釐之時契丹犯塞諸軍多屯幽易間  
大將往來都陰爲之備屢廢迎送漸成猜間和昭訓爲都籌畫曰  
主上新有四海其勢易離可圖自安之計會朱守殷據汴州反鎮  
州節度使王建立與安重誨不協心懷怨嫉都陰知之乃遣人說  
建立謀叛建立僞許之密以狀聞都又與青徐岐潞梓五帥蠟書  
以離間之三年四月制削都在身官爵遣宋州節度使王晏球率  
師討之都急與王郁謀引契丹爲援洎王師攻城契丹將托諾率  
驍騎萬人來援都與契丹合兵大戰于嘉山爲王師所敗惟托諾  
以二千騎奔入定州都仗之守城呼爲諾王屈身瀝懇冀其盡力  
孤壘周年亦甚有備諸校或思歸嚮以其訪察嚴密殺人相繼人

無宿謀故數構不就都好聚圖書自常山始破梁國初平令人廣  
將金帛收市以得爲務不責貴賤書至三萬卷名畫樂器各數百  
皆四方之精妙者萃于其府四年三月晏球拔定州時都校馬讓  
能降于曲陽門都巷戰而敗奔馬歸于府第縱火焚之府庫妻孥  
一夕俱燼惟擒托諾并其男四人弟一人獻于行在李繼陶者莊  
宗初畧地河朔俘而得之收養于宮中故名曰得得天成初安重  
誨知其本末付段佗養之爲兒佗知其不稱許其就使王都素蓄  
異志潛取以歸呼爲莊宗太子及都叛遂僭其服裝時俾乘墉欲  
惑軍士人咸知其僞競詬辱之城陷晏球獲之拘送于闕下行至  
邢州遣使戮焉。

史臣曰王鎔據鎮冀以稱王治將數世處直分易定以爲帥亦旣  
重侯一則惑佞臣而覆其宗一則嬖孽子而失其國其故何哉蓋





饑荒便削儲給我等邊人焉能守死公家父子素以威惠及五部當共除虐帥以謝邊人孰敢異議者武皇曰明天子在上舉事當有朝典公等勿輕議子家尊遠在振武萬一相迫俟子稟命君立等曰事機已洩遲則變生曷俟千里吝稟衆因聚譟擁武皇比及雲州衆且萬人師營鬪雞臺城中械文楚以應武皇之軍旣收城推武皇爲大同軍防禦畱後衆狀以聞朝廷不悅詔徵兵來討俄而獻祖失振武武皇失雲州朝廷命招討使李鈞幽州李可舉加兵于武皇攻武皇于蔚州君立從擊可舉之師屢捷及獻祖入達靺鞨君立保威義軍武皇授鴈門節度以君立爲左都押牙從入關遂黃孽收長安武皇還鎮太原授檢校工部尙書先鋒軍使文德初李罕之旣失河陽來歸於武皇且求援焉乃以君立充南面招討使李存孝副之師二萬助罕之攻取河陽三月與汴將丁會牛

存節戰于沅河臨陣之次騎將安休休叛入汴軍君立引退八月授汾州刺史大順元年潞州小校安居受反武皇遣君立討平之授檢校左僕射昭義節度使自武皇之師連歲略地於邢洛攻孟方立君立常率澤潞之師以爲犄角景福初檢校司徒食邑千戶二年李存孝據邢州叛武皇命君立討之以功加檢校太保乾寧初存孝平班師存孝旣死武皇深惜之怒諸將無解慍者初李存信與存孝不協屢相傾奪而君立素與存信善九月君立至太原武皇會諸將酒博因語及存孝事流涕不已時君立以一言忤旨武皇賜酖而殂時年四十八明宗卽位以念舊之故詔贈太傅薛志勤蔚州奉誠人小字鐵山初爲獻祖帳中親信乾符中與康君立共推武皇定雲州以功授右牙都校從入達靺鞨武皇授節鴈門志勤領代北軍使從入關收京城以功授檢校工部尙書河東

右都押牙先鋒右軍使從武皇救陳許平黃巢武皇遇難於上源  
驛汴將楊彥洪連車樹柵遮絕巷陌時騎從皆醉宴席既闌汴軍  
四面攻傳舍志勤虓勇冠絕復酒膽激壯因獨登驛樓大呼曰朱  
僕射負恩無行邀我司空圖之吾三百人足以濟事因彎弧發射  
矢無虛發汴人斃者數十志勤私謂武皇曰事急矣如至五鼓吾  
屬無遺類矣可速行因扶武皇而去雷雨暴猛汴人扼橋志勤以  
其屬血戰擊敗之得侍武皇還營由是恩顧益厚大順初張濬以  
天子之師來侵太原十月大軍入陰地志勤與李承嗣率騎三千  
抗之敗韓建之軍于蒙坑進收晉絳以功授忻州刺史二年從討  
鎮州收天長臨城志勤皆先登陷陣勇敢無前王暉據雲州叛討  
平之以志勤爲大同軍防禦使檢校司空乾寧初代康君立爲昭  
義節度使光化元年十二月以疾卒於潞時年六十二

史建瑋字國寶父敬思鴈門人仕郡至牙校武皇節制鴈門敬思  
爲九府都督從入關定京師及鎮太原爲裨將中和四年從援陳  
許爲前鋒敗黃巢于汴上追賊至徐堯常將騎挺身酣戰勇冠諸  
軍是時天下之師雲集軍中無不推伏六月衛從武皇入汴州舍  
于上源驛是夕爲汴人所攻敬思方大醉因蹶然而興操弓與汴  
人鬪矢不虛發汴人死者數百夜分冒雨方達汴橋左右扶武皇  
決圍而去敬思後拒血戰而歿武皇還營知失敬思流涕久之建  
瑋以父廕少仕軍門光化中典昭德軍與李嗣昭攻汾州率先登  
城擒叛將李瑋以獻授檢校工部尙書李思安之圍上黨也建瑋  
爲前鋒與總管周德威赴援時汴人夾城深固援路斷絕建瑋日  
引精騎設伏擒生夜犯汴營驅斬千計敵人不敢芻牧汴將王景  
仁營於柏鄉建瑋與周德威先出井陘高邑之戰日已晡晚汴軍

有歸志建瑋督部落精騎先陷其陣夾攻魏滑之間遂長驅追擊夜入柏鄉俘斬數千計論功加檢校左僕射師還留戍趙州沐將氏延賞數犯趙之南鄙建瑋設伏柏鄉獲延賞獻之九年梁祖親攻修縣時王師併攻幽州聲言汴軍五十萬將寇鎮定都將符存審謂建瑋曰梁軍儻以五十萬來我等何以待之神將趙行實曰走入土門爲上策存審曰事未可知但老賊在東別將西來尙可徐圖不旬日楊師厚圍棗強賀德倫圍修縣梁祖自至攻城甚急存審曰吾王方事北面南鄙之事付我等數人今西道無兵坐滋賊勢何以爲謀老賊若不下修阜必西攻深冀與公等料閱騎軍偵視賊勢乃選精騎八百趨信都存審扼下博橋建瑋與李嗣肱分道擒生建瑋乃分麾下三百騎爲五軍自將一軍深入各命俘掠梁軍之芻牧者還會下博橋翼日諸軍皆至獲芻牧者數百人

聚而殺之緩數十人令其逸去各曰沙陁軍大至矣梁軍震恐明日建瑋嗣肱爲梁軍服色與芻牧者相雜晡晚及賀德倫寨門殺守門者縱火大譟斬俘而去是夜梁祖燒營而遁比至貝州迷失道路委棄兵仗不可勝計十二年魏博歸款建瑋與符存審前軍屯魏縣十三年敗劉鄩於元城收澶州以建瑋爲刺史檢校司空外衙騎軍都將尋歷貝相二州刺史屯于德勝十八年與閻寶討張文禮爲馬軍都將八月收趙州獲刺史王鋌進逼鎮州爲流矢所中卒於軍時年四十六

李承嗣代州鴈門人父佐方承嗣少仕郡補右職中和二年從武皇討賊關輔爲前鋒王師之攻華陰黃巢令僞客省使王汀會軍機於黃揆承嗣擒之以獻賊平以功授汾州司馬改榆次鎮將光啓初從討蔡賊于陳許上源之難遣承嗣奉表行在陳訴其事觀

軍容田令孜館而慰諭令達情於武皇姑務協和仍授以左散騎  
常侍朱玫之亂遣承嗣率軍萬人援鄜州至渭橋迎扈車駕王行  
瑜既殺朱玫承嗣會鄜夏之師入定京城獲偽相裴徹鄭昌圖函  
送朱玫襄王首獻于行在駕還官賜號迎鑾功臣檢校工部尚書  
守嵐州刺史賜犒軍錢二十萬貫時車駕初還三輔多盜承嗣按兵  
警禦輦轂又安及還屯於鄜留別將馬嘉福五百騎宿衛孟方立  
之襲遼州也武皇遣承嗣設伏于榆社以待之邢人既至承嗣發  
伏擊其歸兵大敗之獲其將奚忠信以功授洛州刺史及張濬之  
加兵于太原也時鳳翔軍營霍邑承嗣率一軍攻之岐人夜遁追  
擊至趙城合大軍攻平陽旬有三日而拔師還改教練使檢校司  
徒乾寧二年竟鄜為汴人所攻勢漸危蹙使乞師於武皇遣承嗣  
率三千騎假道于魏渡河堤至之時李存信屯于莘縣既而羅宏信

背盟掩擊王師因茲隔絕及瑄瑾生守承嗣與朱瑾史儼同入淮  
南承嗣史儼皆驍將也淮人得之軍聲大振

十國春秋吳列傳太祖  
嘗為淮南行軍副使武皇

深惜之如失左右手乃遣趙岳間道使於淮南請歸承嗣等楊行  
密許之遣使陳令存修好于武皇其年九月汴將龐師古葛從周  
出師將收淮南朱瑾率淮南軍三萬與承嗣設伏於清口大敗汴  
人生獲龐師古行密嘉其雄才留而不遣仍奏授檢校太尉領鎮  
海軍節度使天祐九年淮人聞莊宗有柏鄉之捷乃以承嗣為楚  
州節度使以張掎角十七年七月卒於楚州時年五十五  
史儼代州鴈門人以便騎射給事於武皇為帳中親將驍果絕眾  
善擒生設伏望塵揣敵所向皆捷自武皇入定三輔誅黃巢每出  
師皆從乾寧中從討王行瑜師次渭北遣儼率五百騎護駕石門  
時京城大擾士庶奔逃散布南山儼分騎警衛比駕還京盜賊不

作以功授檢校右散騎常侍屯於三橋者累月昭宗寵錫優異明年與李承嗣率騎渡河援克鄆時汴軍雄盛自青徐克鄆柵壘相望儼與騎將安福順等每以數千騎直犯營壘左停右斬汴軍爲之披靡及朱瑾失守與李承嗣等奔淮南淮人比善水軍不閑騎射旣得儼等軍聲大振尋挫汴軍于清口其後併鍾傳擒杜洪削錢鏐成行密之霸迹者皆儼與承嗣之力也淮人館遇甚厚妻孥第舍必推其甲故儼等盡其死力十國春秋云儼累官滁州刺史天祐十三年卒於廣陵

蓋寓蔚州人祖祚父慶世爲州之牙將武皇起雲中寓與康君立等推轂佐佑之因爲腹心武皇節制鴈門署職爲都押牙領嵐州刺史泊移鎮太原改左都押牙檢校左僕射武皇與之決事言無不從凡出征行靡不衛從通鑑光啟二年駕幸興元大將蓋寓說克用曰變輿播遷天下皆歸咎于我今不誅朱玫黜李煊無以自洗克用

從之又通鑑及異引紀年錄云爲使至太原太祖詰其事狀曰皆朱玫所爲將斬之以徇大將蓋寓等言云太祖燔偽詔械其使馳檄諭諸鎮曰今月二十日得襄王偽詔及朱玫文字云田令孜脅遷靈駕播越梁洋行至半途大軍變擾逐至蒼皇而發駕不知紱逆者何人永念丕基不可無主昨四鎮藩后推朕纂承已于正殿受冊畢改元大赦者李煊也自贊號名汗藩即智昏叔奉敵味機權李符擴之以兼辭朱玫賣之以爲利已不韋之奇貨可見茲邪蕭世誠之主囊期于匪夕近者當道徑差健步奉表起居行朝現駐巴梁備備比無驕動而朱玫脅其孤駭自號台衡敢首亂階明言妄駕焚惑乾寧二年從人關討王行瑜特授檢校太保開國

侯食邑一千戶領容管觀察經畧使光化初車駕還京授檢校太傅封成陽郡公寓性通黠多智數善揣人主情武皇性嚴急左右難事無委遇者小有違忤卽寘于法惟寓承顏希旨規其趨向婉辭順意以盡參禪武皇或暴怒將吏事將不測寓欲救止必佯佐其怒以責之武皇怡然釋之有所諫諍必徵近事以爲喻自武皇鎮撫太原最推親信中外將吏無不景附朝廷藩鄰信使結託先及武皇次入寓門旣總軍中大柄其名震主梁祖亦使姦人離間暴揚於天下言蓋寓已代李聞者寒心武皇畧無疑間初武皇旣



平王行瑜還師渭北暴雨六十日諸將或請入觀且云天顏咫尺安得不行覲禮武皇意未決寓白曰車駕自石門還京寢未安席此為行瑜兄弟驚駭乘輿入京師未寧姦宄流議大王移兵渡渭必恐復動宸情君臣始終不必朝覲但歸藩守姑務勤王是忠臣之道也武皇笑曰蓋寓尚阻吾入觀況天下人哉即日班師天祐二年三月寓病篤武皇曰幸其第手賜藥餌初寓家每事珍膳窮極海陸精于府饌武皇非寓家所獻不食每幸寓第其往如歸恩寵之洽時無與比及其卒也哭之彌慟莊宗即位追贈太師

伊廣字言原本闕一字元和中右僕射慎之後廣中和末除授忻州刺史遇天下大亂乃委質于武皇廣襟情灑落善占對累歷右職授汾州刺史時武皇主盟諸侯景附軍機締結聘遺旁午廣奉使稱旨累遷至檢校司徒乾寧四年從征劉仁恭武皇之師不利于成安

寨廣歿于賊有女為莊宗淑妃子承俊歷貝遼二州刺史

李承勳者與廣同為牙將善于奉使名聞軍中承勳累遷至太原少尹劉守光之僭號也莊宗遣承勳往使問其釁端承勳至幽州見守光如藩方聘問之禮謁者曰燕王為帝矣可行朝禮承勳曰吾大國使人太原亞尹是唐帝除授燕主自可臣其部人安可臣我哉守光聞之不悅拘留于獄數日而出詰之曰臣我乎承勳曰燕君能臣我王則我臣之吾有死而已安敢辱命會王師討守光承勳竟歿於燕

史敬鎔太原人事武皇為帳中紀綱甚親任之莊宗初嗣晉王位李克寧陰搆異圖將害莊宗事發有日矣克寧密引敬鎔以邪謀諭之既而敬鎔白貞簡太后惶駭召張承業李存璋等圖之克寧等伏誅以功累歷郡同光初為華州節度使移鎮安州天成中入

爲金吾上將軍期年復授鄧州至鎮數月卒贈太尉

李璣山房

舊五代史卷五十五攷證

唐列傳七康君立傳君立等乃夜謁武皇 案通鑑攷異引趙鳳

紀年錄云邊校程懷信康君立等十餘帳日譁於太祖之門疑

非事實新唐書作夜謁克用通鑑作潛詣蔚州說克用皆以是

書爲據

武皇賜酖而殂 案通鑑攷異引唐遺錄以君立爲杖死與是書

異

史建瑋傳建瑋乃分麾下三百騎爲五軍 案歐陽史作建瑋分

其麾下五百騎爲五隊是書作三百騎史異文也

時年四十六 案歐陽史作四十二

史儼傳儼與騎將安福順等每以數千騎直犯營壘 案史儼援

竟鄆在乾寧二年冬是書梁太祖紀正月擒蕃將安福順然則

安福順不當與史儼同行疑傳文有訛字

打梨山房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史儼' and '安福順']*

舊五代史卷五十六

宋

薛

居

正

等

撰

唐書第三十二

列傳八

周德威字鎮遠小字陽五朔州馬邑人也初事武皇為帳中騎督  
曉勇便騎射膽氣智數皆過人久在雲中諳熟邊事望煙塵之警  
懸知兵勢乾寧中為鐵林軍使從武皇討五行瑜以功加檢校左  
僕射移內衙軍副光化二年三月沐將氏叔琮率眾逼太原有陳  
章者以魁勇知名眾謂之夜义言于叔琮曰晉人所恃者周陽五  
願擒之請賞以郡陳章常乘總馬朱甲以自異武皇戒德威曰我  
聞陳夜义欲取爾求郡宜善備之德威曰陳章大言未知鹿死誰  
手他日致師戒部下曰如陣上見陳夜义爾等但走德威微服挑

戰部下偽退陳章縱追之德威背揮鐵槌擊墮馬生獲以獻由是知名天復中我師不利于潘縣汴將朱友寧氏叔琮來逼晉陽時諸軍未集城中大恐德威與李嗣昭選募銳兵出諸門攻其壘擒生斬馘汴人枝梧不暇乃退天祐三年與李嗣昭合燕軍攻潞州降丁會以功加檢校太保代州刺史代嗣昭爲蕃漢都將李思安之寇潞州也德威軍于余吾時汴軍十萬築夾城圍潞州內外斷絕德威以精騎薄之屢敗汴人進營高河令遊騎邀其芻牧汴軍閉壁不出乃自東門山口築甬道樹柵以通夾城德威之騎軍倒牆堙塹日數十戰前後俘馘不可勝紀梁有驍將黃角鷹方骨崙皆生致之五年正月武皇疾篤德威退營亂柳武皇厭代四月命德威班師時莊宗初立德威外握兵柄頗有浮議內外憂之德威旣至單騎入謁伏靈柩悲哀不自勝由是情釋然是月二十四

日從莊宗再援潞州二十九日德威前軍營嶮距潞四十五里五月朔晨霧晦暝王師伏于三垂岡下翼日直趨夾城斬關破壘梁人大敗解潞州之圍初德威與李嗣昭有私憾武皇臨終顧謂莊宗曰進通忠孝不負我重圍累年似與德威有隙以吾命諭之若不解重圍歿有遺恨莊宗達遺旨德威感泣由是勵力堅戰竟破強敵與嗣昭歡愛如初以功加檢校太保同平章事振武節度使七年岐人攻靈夏遣使來求助德威渡河以應之師還授蕃漢馬步總管七年十一月汴人據深冀汴將王景仁軍八萬次柏鄉鎮州節度使王鎔來告難帝遣德威率前軍出井陘屯于趙州十二月帝親征二十五日進薄汴營距柏鄉五里營于野河上汴將韓勅率精兵三萬鎧甲皆被繒綺金銀炫曜望之森然我軍懼形于色德威謂李存璋曰賊結陣而來觀其形勢志不在戰欲以兵

甲耀威耳我軍人乍見其來謂其鋒不可當此時不挫其銳吾軍不振矣乃遣存璋諭諸軍曰爾見此賊軍否是汴州天武健兒皆屠沽傭販虛有表耳縱被精甲十不當一擒獲足以爲資德威自率精騎擊其兩偏左馳右決出沒數四是日獲賊百餘人賊渡河而退德威謂莊宗曰賊驕氣充盛宜按兵以待其衰莊宗曰我提孤軍救難解紛三鎮烏合之衆利在速戰卿欲持重吾懼其不可使也德威曰鎮定之士長于守城列陣野戰素非便習我師破賊惟恃騎軍平田廣野易爲施功今厭賊營合彼見我虛實則勝負未可必也莊宗不悅退臥帳中德威患之謂監軍張承業曰王欲速戰將烏合之徒欲當劇賊所謂不量力也去賊咫尺限此一渠水彼若早夜以略約渡之吾族其爲俘矣若退軍鄆邑引賊離營彼出則歸復以輕騎掠其芻餉不踰月敗賊必矣承業入言莊宗

乃釋然德威得降人問之景仁下令造浮橋數日果如德威所料二十七日乃退軍保鄆邑八年正月二日德威率騎軍致師于柏鄉設伏于村塢間令三百騎以壓汴營王景仁悉其衆結陣而來德威轉戰而退汴軍因而乘之至于鄆邑南時步軍未成列德威陣騎河上以抗之亭午兩軍皆陣莊宗問戰時德威曰汴軍氣盛可以勞逸制之造次輕力殆難與敵古者師行不踰一舍蓋慮糧餉不給士有饑色今賊遠來決戰縱挾糗糒亦不遑食晡晚之後饑渴內侵戰陣外迫士心旣倦將必求退乘其勞弊以生兵制之縱不大敗偏師必喪以臣所籌利在晡晚諸將皆然之時汴軍以魏博之人爲右廣宋汴之人爲左廣自未至申陣勢稍卻德威麾軍呼曰汴軍走矣塵埃漲天魏人收軍漸退莊宗與史建瑭安金全等因衝其陣夾攻之大敗汴軍殺戮殆盡王景仁李思安僅以

身免獲將校二百八十人八月劉守光僭稱大燕皇帝十二月遣

德威率步騎三萬出飛狐與鎮州將王德明定州將程嚴等軍進

討九年正月收涿州降刺史劉知溫五月七日劉守光令驍將軍

廷珪督精甲萬人出戰德威遇于龍頭岡初廷珪謂左右曰今日

擒周陽五旣臨陣見德威廷珪單騎持槍躬追德威垂及德威側

身避之廷珪少退德威奮槌擊墜其馬生獲廷珪賊黨大敗斬首

三千級獲大將李山海等五十二人十二日德威自涿州進軍良

鄉大城守光旣失廷珪自是奪氣德威之師屢收諸郡降者相繼

十年十一月擒守光父子幽州平十二月授德威檢校侍中幽州

盧龍等軍節度使德威性忠孝感武皇獎遇常思臨難忘身十二

月汴將劉鄩自恒水乘虛將寇太原德威在幽州聞之徑以五百

騎馳入土門聞鄩軍至樂平不進德威徑至南宮以候汴軍初劉

鄩欲據臨清以扼鎮定轉餉之路行次陳宋口德威遣將擒數十

人皆傳刃于背繫而遣之旣至謂劉鄩曰周侍中已據宗城矣德

威其夜急騎扼臨清劉鄩乃入貝州是時德威若不至則勝負未

可知也十四年三月契丹寇新州德威不利退保范陽

遼史太祖紀神冊二年三月辛

亥攻幽州節度使周德威以幽并鎮定魏五州兵拒戰于居庸關之西戰于新州東敵眾攻

大破之斬首三萬級又通鑑契丹主帥衆三十萬德威衆寡不敵大爲契丹所敗

近二百日外援未至德威撫循士衆晝夜乘城竟獲保守十五年

我師營麻口渡將大舉以定汴州德威自幽州率本軍至十二月

二十三日軍次胡柳陂詰旦騎報曰汴軍至矣莊宗使問戰備德

威奏曰賊倍道而來未成營壘我營柵已固守備有餘旣深入賊

疆須決萬全之策此去大梁信宿賊之家屬盡在其間人之常情

孰不以家國爲念以我深入之衆抗彼激憤之軍不以方略制之

恐難必勝王但按軍保柵臣以騎軍疲之使彼不得下營際晚糧

餉不給進退無據因以乘之破賊之道也莊宗曰河上終日挑戰恨不遇賊今款門不戰非壯夫也乃率親軍成列而出德威不獲已從之謂其子曰吾不知其死所矣莊宗與汴將王彥章接戰大敗之德威之軍在東偏汴之游軍入我輜重衆駭奔入德威軍因紛擾無行列德威兵少不能解父子俱戰歿先是鎮星犯上將星占者云不利大將是夜收軍德威不至莊宗慟哭謂諸將曰喪我良將吾之咎也德威身長面黑笑不改容凡對敵列陣凜凜然有肅殺之氣中興之朝號爲名將及其歿也人皆惜之同光初追贈太師天成中詔與李嗣昭符存審配饗莊宗廟廷晉高祖卽位追封燕王子光輔歷汾汝州刺史

符存審字德詳陳州宛邱人

歐陽史義兒傳惟符存審不在其列別自爲傳蓋存審子彥卿有女爲宋太宗后故存其本姓也

舊

名存父楚本州牙將存審少豪俠多智算言兵家事乾符末河南

盜起存審鳩率豪右庇捍州里會郡人李罕之起自羣盜授光州刺史因往依之中和末罕之爲蔡寇所逼棄郡投諸葛爽存審從至河陽爲小校屢戰蔡賊有功諸葛爽卒罕之爲其部將所逼出保懷州部下分散存審乃歸于武皇武皇署右職令典義兒軍賜姓名存審性謹厚寵遇日隆自是武皇四征存審常從所至立功從討赫連鐸冒刃死戰血流盈袖武皇手自封瘡日夕臨問乾寧初討李匡儔存審前軍拔居庸關明年從討邠州時邠之勁兵屯龍泉寨四面懸崖石壁險固存審奮力拔之師還授檢校左僕射副李嗣昭討李瑋于汾州擒之以功改左右廂步軍都指揮使天祐三年授蕃漢馬步副指揮使與李嗣昭降丁會于上黨從周德威破梁兵于夾城以功檢校司徒授忻州刺史領蕃漢馬步都指揮使七年檢校太保充蕃漢總管莊宗擊汴人于柏鄉留存審守

太原三月代李存璋成趙州九年梁祖攻脩縣存審與史建塘李嗣肱赴援屯下博橋汴人驚亂燒營而遁以功遙領邢洺磁團練使十二年魏博歸款于莊宗遣存審率前鋒據臨清以俟進取莊宗入魏存審屯魏縣以抗劉鄩六月鄩營莘縣存審與鎮定之師營莘西三十里一日數戰八月率師攻張源德于貝州十三年二月劉鄩自莘悉衆來襲我魏州存審以大軍踵其後戰于故元城大敗汴人從收澶衛磁洺等州秋邢州閻寶降授存審安國軍節度邢洺磁等州觀察使十月戴思遠棄滄州毛璋以城降授存審檢校太傅橫海軍節度使兼領魏博馬步軍都指揮使明年就加平章事十四年八月將兵援周德威于幽州敗契丹之衆冬破汴將安彥之于楊劉諸軍進營麻口時梁將謝彥章營行臺村莊宗勇于接戰每以輕騎當之遇窘者數四存審每俟其出必叩馬諫

曰王將復唐宗社宜爲天下自愛舉旗挑戰一劍之任無益聖德請責效于臣古人不以賊遺君父臣雖不武敢不代君之憂莊宗卽時迴駕十二月戰于胡柳晡晚之後存審引所部銀槍効節軍敗梁軍于土山下是日辰巳間周德威戰歿一軍逗撓梁軍四集存審與其子彥圖宵刃血戰出沒賊陣與莊宗軍合午後師復集擊敗汴人十六年春代周德威爲內外蕃漢馬步總管于德勝口築南北城以據之七月汴將王瓚自黎陽渡河寇澶州存審拒戰瓚退營于楊村渡控我上游自是日與交鋒對壘經年大小凡百餘戰十七年汴將劉鄩攻同州朱友謙求援于我遣存審與李嗣昭將兵赴之九月次河中進營朝邑時河中久臣于梁衆持兩端及諸軍大集芻粟暴貴嗣昭懼其翻覆將急戰以定勝負居旬日梁軍逼我營會望氣者言西南黑氣如鬪雞之狀當有戰陣存審



曰我方欲決戰而形于氣象得非天贊歟是夜閱其衆詰旦進軍  
梁軍來逆戰大敗之追斬二千餘級自是梁軍保壘不出存審謂  
嗣昭曰吾初懼劉鄩據滑河偏師既敗彼若退歸懼我踵之窮獸  
搏人勿謂無事可開其歸路然後追奔乃令王建及牧馬于沙苑  
劉鄩尹皓知之保衆退去歐陽史鄩以爲首軍且解乃夜遁  
去存審追擊于滑河又大敗之遂解同州之圍  
存審略地至奉先謁諸帝陵乃班師十八年王師討張文禮于鎮  
州李嗣昭李存進相次戰歿十九年遣存審率師進攻叛帥于城  
下文禮之將李再豐陰送款于存審我師中夜登城擒文禮之子  
處球等露布以獻鎮州平以功加檢校太傅兼侍中二十年正月  
師還于魏州莊宗出城迎勞就第宴樂無何契丹犯燕薊郭崇韜  
奏曰汴寇未平繼韜背叛北邊捍禦非存審不可上遣中使諭之  
存審臥病羸瘠附奏曰臣効忠稟命靡敢爲辭但病恙纏綿未堪

祇役旣而詔存審以本官充幽州盧龍節度使自鎮州之任同光  
初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中書令食邑千戶賜號忠烈扶天  
啓運功臣十月平梁遷都洛陽存審以身爲大將不得預收復中  
原之功舊疾愈作堅求入覲尋醫以情告郭崇韜時崇韜自負一  
時佐命之功無出已右功名事望素在存審之下權勢旣隆人士  
輻湊不欲存審加于已上每有章奏求覲卽陰沮之存審妻郭氏  
泣訴于崇韜曰吾夫于國粗効驅馳與公鄉里親舊公忍令死棄  
北荒何無情之如是崇韜益慙難明年春疾甚上章懇切乞生覲  
天顏不許存審伏枕而歎曰老夫歷事二主垂四十年幸而遇今  
日天下一家遠夷極塞皆得面覲形墀射鉤斬祛之人孰不奉觴  
丹陛獨予壅隔豈非命哉漸增危篤崇韜奏請許存審入覲四月  
制授存審宣武軍節度使諸道蕃漢馬步總管詔未至五月十五

日卒于幽州官舍時年六十三遺命葬太原存審遺奏陳敘不得面覲詞旨悽惋莊宗震悼久之廢朝三日贈尚書令存審少在軍中識機知變行軍出師法令嚴明決策制勝從無遺悔功名與周德威相匹皆近代之良也常戒諸子曰予本寒家少小攜一劍而違鄉里四十年間位極將相其間屯危患難履鋒冒刃入萬死而無一生身方及此前後矢僅百餘乃出鏃以示諸子因以奢侈為戒存審微時嘗為俘囚將就戮于郊外臨刑指危垣謂主者曰請就戮于此下冀得壞垣覆尸旅魂之幸也主者哀之為移次焉遷延之際主將擁妓而飲思得歌者以助歡妓曰俘囚有符存審者妾之舊識每令擊節以贊歌令主將欣然馳騎而舍之豈非命也彥超存審之長子也少事武皇累歷牙職存審卒莊宗以彥超為汾州刺史同光末魏州軍亂詔彥超赴北京巡檢先是朝廷令內

官呂鄭二人在太原一監兵一監倉庫及明宗入洛皇弟存霸單

騎奔河東與呂鄭謀殺彥超與留守張憲彥超覺之密與憲謀未

決部下大譟州兵畢集張憲出奔是夕軍士殺呂鄭存霸于衙城

詰旦聞洛城禍變彥超告諭三軍

宋史張昭傳云昭為張憲推官莊宗及難聞鄴中兵士推戴明宗憲却將符彥超合成將應之

憲死有害昭者執之以送彥超彥超曰推官正人無得害之又逼昭為榜安撫軍民

明宗又令其弟龍武都虞候彥卿馳

騎安撫六月彥超入覲明宗召見撫諭尋授晉州留後未行會其

弟前曹州刺史彥饒平宣武亂軍明宗喜召彥超謂之曰吾得爾

兄弟力餘更何憂爾為我往河東撫育耆舊即授北京留守太原

尹明年冬移授昭義節度使四年授驍衛上將軍改金吾上將軍

長興元年授泰寧軍節度使尋移鎮安州彥超廝養中有王希全

者小字佛留粗知書計委主貨財歲久耗失甚多彥超止于訶譴

而已應順元年正月佛留聞朝廷多事因與任貨兒等謀亂一夕

叩門言朝廷有急遽至彥超出至廳事佛留挾刃害之詰旦本州節度副使李端召州兵攻佛留等敗死餘衆奔淮南擒彥超部將趙溫等二十六人誅之彥超贈太尉存審次子彥饒晉史有傳次彥卿皇朝前鳳翔節度使守太師中書令封魏王今居于洛陽次彥能終于楚州防禦使次彥琳仕皇朝爲金吾上將軍卒于任

舊五代史卷五十六攷證

唐列傳八周德威傳有陳章者以魁勇知名衆謂之夜叉言於叔琮曰晉人所恃者周陽五願擒之請賞以郡 案歐陽史作梁軍圍太原令軍中曰能生得周陽五者爲刺史與是書微異 德威前軍營橫碾 橫碾莊宗紀作黃展 德威自率精騎擊其兩偏獲賊百餘人賊渡河而退德威謂莊宗曰賊驕氣充盛宜按兵以待其衰 案歐陽史祇載德威勉諭其衆卽告莊宗曰賊兵甚銳未可與爭不載精騎擊退賊兵之事攷下文有去賊咫尺限此一渠水云云則賊渡河而退一節紀載殊不可闕

德威遣將擒數十人皆傳刃於背繫而遣之 案通鑑從莊宗實錄作擒其斥候者數十人斷腕而縱之

周侍中已據宗城矣 宗城通鑑作臨清攷異曰劉鄩見在宗城  
薛史云周侍中據宗城蓋臨清字誤耳

符存審傳以功遙領邢洺磁團練使 案歐陽史作遷領邢州團  
練使

秋邢州閻寶降授存審安國軍節度 案五代會要同光元年始  
改邢州為安國軍據是書此傳則晉人得邢州即改軍額疑會

要誤也詳見通鑑攷異  
符彥超傳皇弟存霸單騎奔河東與呂鄭謀殺彥超與畱守張憲

案歐陽史作張憲欲納存霸是書作存霸謀殺張憲彥超兩  
史紀載微異

舊五代史卷五十六攷證

舊五代史卷五十七

宋 薛 居 正 等 撰

唐書第三十三

列傳九

郭崇韜字安時代州鴈門人也父宏正崇韜初為李克修帳下親  
信克修鎮昭義崇韜累典事務以廉幹稱克修卒武皇用為典謁  
奉使鳳翔稱旨署教練使崇韜臨事機警應對可觀莊宗嗣位尤  
器重之天祐十四年用為中門副使與孟知祥李紹宏俱參機要  
俄而紹宏出典幽州畱事知祥懇辭要職先是中門使吳珙張虔  
厚忠而獲罪知祥懼求為外任妻璠華公主泣請于貞簡太后莊  
宗謂知祥曰公欲避路當舉其代知祥因舉崇韜乃署知祥為太  
原軍在城都虞候自是崇韜專典機務艱難戰伐靡所不從十八

年從征張文禮于鎮州契丹引衆至新樂王師大恐諸將咸請退還魏州莊宗猶豫未決崇韜曰安巴堅祇爲王都所誘本利貨財非敦隣好苟前鋒小衄遁走必矣況我新破汴寇威振北地乘此驅攘焉往不捷且事之濟否亦有天命莊宗從之王師果捷明年李存審收鎮州遣崇韜閱其府庫或以珍貨貽遺一無所取但市書籍而已莊宗卽位于魏州崇韜加檢校太保守兵部尙書充樞密使是時衛州陷于梁澶相之間寇鈔日至民流地削軍儲不給羣情恟恟以爲霸業終不能就崇韜寢不安席俄而王彥章陷德勝南城敵勢滋蔓汴人急攻楊劉城明宗在鄆音驛斷絕莊宗登城四望計無從出崇韜啓曰段凝阻絕津路苟王師不南鄆州安能保守臣請于博州東岸立柵以固通津但慮汴人偵知徑來薄我請陛下募敢死之士日以挑戰如三四日間賊軍未至則柵壘

成矣崇韜率毛璋等萬人夜趨博州視矛戟之端有光崇韜曰吾聞火出兵刃破賊之兆也至博州渡河版築晝夜不息崇韜于葦間據胡牀假寢覺袴中冷左右視之乃蛇也其志疲勵力也如是居三日梁軍果至城壘低庠沙土散惡戰具不完汴將王彥章杜晏球率衆攻擊軍不得休息崇韜身先督衆四面拒戰有急卽應城垂陷俄報莊宗領親軍次西岸梁軍聞之退走因解楊劉之圍未幾汴將康延孝來奔崇韜延于臥內訊其軍機延孝曰汴人將四道齊舉以困我軍莊宗憂之召諸將謀進取之策宣徽使李紹宏請棄鄆州與汴人盟以河爲界無相侵寇莊宗不悅獨臥帳中召崇韜謂曰計將安出對曰臣不知書不能徵比前古請以時事言之自陛下十五年起義圖霸爲雪家讐國恥甲冑生蟻蝨黎人困輸輓今纂崇大號河朔土庶日望蕩平纔得汶陽尺寸之地

不敢保守況盡有中原乎將來歲賦不充物議咨怨設若劃河爲界誰爲陛下守之臣自延孝言事已來晝夜籌度料我兵力算賊事機不出今年雖雄必決聞汴人決河自滑至鄆非舟楫不能濟又聞精兵盡在段凝麾下王彥章日寇鄆境彼旣以大軍臨我南鄙又憑恃決河謂我不能南渡志在收復汶陽此汴人之謀也臣謂段凝保據河壩苟欲持我臣但請畱兵守鄆保固楊劉陛下親御六軍長驅倍道直指大梁汴城無兵望風自潰若使僞王授首賊將自然倒戈半月之間天下必定如不決此計傍採浮譚臣恐不能濟也今歲秋稼不登軍糧纔支數月決則成敗未知不決則坐見不濟臣聞作舍道邊三年不成帝王應運必有天命成敗天也在陛下獨斷莊宗蹶然而興曰正合我意丈夫得則爲王失則爲擄行計決矣卽日下令軍中家口並還魏州莊宗送劉皇后與

興聖宮使繼岌至朝城西野亭泣別曰事勢危蹙今須一決事苟不濟無復相見乃畱李紹宏及租庸使張憲守魏州大軍自楊劉濟河是歲擒王彥章誅梁氏降段凝皆崇韜贊成其謀也莊宗至汴州宰相豆盧革在魏州令崇韜權行中書事俄拜侍中兼樞密使及郊禮畢以崇韜兼領鎮冀州節度使進封趙郡公邑二千戶賜鐵券恕十死崇韜旣位極人臣權傾內外謀猷獻納必盡忠規士族朝倫頗亦收獎人物內外翕然稱之初收汴洛稍通路遺親友或規之崇韜曰余備位將相祿賜巨萬但僞梁之日賂遺成風今方面藩侯多梁之舊將皆吾君射鉤斬絃之人也一旦革面化爲吾人堅拒其請得無懼乎藏余私室無異公帑及郊禮崇韜悉獻家財以助賞給時近臣勸莊宗以貢奉物爲內庫珍貨山積公府賞軍不足崇韜奏請出內庫之財以助莊宗沉吟有靳措之意

是時天下已定寇讐外息莊宗漸務華侈以暹已欲洛陽大內宏敞宮宇深邃宦官阿意順旨以希恩寵聲言宮中夜見鬼物不謀同辭莊宗駭異其事且問其故宦者曰見本朝長安大內六宮嬪御殆及萬人椒房蘭室無不充物今宮室大半空閒鬼神尙幽亦無所怪繇是景進王允平等于諸道採擇宮人不擇良賤內之宮掖三年夏雨河大水壞天津橋是時酷暑尤甚莊宗常擇高樓避暑皆不稱旨宦官曰今大內樓觀不及舊時長安卿相之家舊日大明興慶兩宮樓觀百數皆雕楹畫戟于雲蔽日今官家納涼無可御者莊宗曰予富有天下豈不能辦一樓卽令宮苑使經營之猶慮崇韜有所諫止使謂崇韜曰今年惡熱朕項在河上五六月中與賊對壘行宮卑濕介馬戰賊恒若清涼今晏然深宮不耐暑何也崇韜奏陛下項在河上沐寇未平廢寢忘食心在戰陣祁

寒溽暑不介聖懷今寇旣平中原無事縱耳目之玩不憂戰陣雖層臺百尺廣殿九筵未能忘熱于今日也願陛下思艱難創業之際則今日之暑坐變清涼莊宗默然王允平等竟加營造崇韜復奏曰內中營造日有靡費屬當災饑且乞權停不聽初崇韜與李紹宏同爲內職及莊宗卽位崇韜以紹宏素在已上舊人難制卽奏澤潞監軍張居翰同掌樞密以紹宏爲宣徽使紹宏大失所望泣涕憤鬱崇韜乃置內勾使應三司財賦皆令勾覆令紹宏領之冀塞其心紹宏快悵不已崇韜自以有大功河洛平定之後權位熏灼恐爲人所傾奪乃謂諸子曰吾佐主上大事了矣今爲羣邪排毀吾欲避之歸鎮常山爲菟裘之計其子延說等曰大人功名及此一失其勢便是神龍去水爲螻蟻所制尤宜深察門人故吏又謂崇韜曰侍中勲業第一雖羣官側目未必能離間宜于此時

堅辭機務上必不聽是有辭避之名塞其讒慝之口魏國夫人劉氏有寵中官未正宜贊成冊禮上心必悅內得劉氏之助羣閣其如余何崇韜然之于是三上章堅辭樞密之位優詔不從崇韜乃密奏請立魏國夫人為皇后復奏時務利害二十五條皆便于時取悅人心又請罷樞密院事各歸本司以輕其權然宦官造謗不已三年堅乞罷兼領節鉞許之

冊府元龜云同光中崇韜再表辭鎮批答曰朕以卿久司樞要常慮重難或遲疑未決之機詢諸先見或憂撓不定之事訪自必成至于贊朕丕基登茲大寶眾與異論卿獨堅言天命不可違唐祚必須復請納家族明設誓文及其密取汝陽與師入不測之地潛通河口貢謀占必濟之岸人所不知卿惟合意道中都曠聚羣黨窺朕決議平妖兼收浚水雖云先定更審前籌果盡贊成悉諸沈算斯即何須冒刃始顯殊庸況常山陸梁正虞未復卿能撫眾共定羣心惟朕知卿他人寧表所以賞卿之寵實與等倫沃朕之心非虛渥澤今卿再三謙遜重疊退辭始納常陽請歸上將又稱梁范不可兼權如此周身貴全名節古人操守未可比方既覽堅辭難沮來表其再讓

汴州所宜依允 會客省使李巖使西川迴言王衍可圖之狀莊宗與崇韜議討伐之謀方擇大將時明宗為諸道兵馬總管當行崇韜自以宦者相傾欲立大功以制之乃奏曰契丹犯邊北面須藉大臣全倚

總管鎮禦臣伏念興聖宮使繼宥德望日隆大功未著宜依故事以親王為元帥付以討伐之權俾成其威望莊宗方愛繼宥即曰小兒幼稚安能獨行卿當擇其副崇韜未奏莊宗曰無踰于卿者乃以繼宥為都統崇韜為招討使是歲九月十八日率親軍六萬進討蜀川崇韜將發奏曰臣以非才謬當戎事仗將士之忠力憑陛下之威靈庶幾克捷若西川平定陛下擇帥如信厚善謀事君有節則孟知祥有焉望以蜀帥授之如宰輔闕人張憲有披榛之勞為人謹重而多識其次李琪崔居儉中朝士族富有文學可擇而任之莊宗御嘉慶殿置酒晏征西諸將舉酒屬崇韜曰繼宥未習軍政卿久從吾戰伐西面之事屬之于卿軍發十月十九日入大散關崇韜以馬箠指山險謂魏王曰朝廷興師十萬已入此中儻不成功安有歸路今岐下飛輓才支旬日必須先取鳳州收其



儲積方濟吾事乃令李嚴康延孝先馳書檄以諭偽鳳州節度使王承捷及大軍至承捷果以城降得兵八千軍儲四十萬次至故鎮偽命屯駐指揮使唐景思亦以城降得兵四千又下三泉得軍備三十餘萬自是師無匱乏軍聲大振其招懷制置官吏補置師行籌畫軍書告諭皆出于崇韜繼宥承命而已莊宗令內官李廷安李從襲呂知柔爲都統府紀綱見崇韜幕府繁重將吏輻輳降人爭先賂遺都統府唯大將省謁牙門索然繇是大爲詬訾及六軍使王宗弼歸欵行賂先招討府王衍以成都降崇韜居王宗弼之第宗弼選王衍之妓妾珍玩以奉崇韜求爲蜀帥崇韜許之又與崇韜子廷誨謀令蜀人列狀見魏王請奏崇韜爲蜀帥繼宥覽狀謂崇韜曰主上倚侍中如衡華安肯棄元老于蠻夷之地況余不敢議此九國志王宗弼傳宗弼送欵于魏王乃還成都盡輦內藏之寶貨歸于其家魏王遣使徵犒軍錢數十萬宗弼輒斬之魏王甚怒及王師至令其子承班齎術玩用

五百萬獻于魏王并賂郭崇韜請以己爲西川節度使魏王曰此我家之物焉用獻爲魏王入城翼日數其不忠之罪並其子斬之于市李從襲等謂繼宥

曰郭公收蜀部人情意在難測王宜自備由是兩相猜察莊宗令中官向延嗣賚詔至蜀促班師詔使至崇韜不郊迎延嗣憤憤從襲謂之曰魏王貴太子也主上萬福郭公專弄威柄旁若無人昨令蜀人請已爲帥郭廷誨擁徒出入貴擬王者所與狎遊無非軍中驍果蜀中凶豪晝夜妓樂歡宴指天畫地父子如此可見其心今諸軍將校無非郭氏之黨魏王懸軍孤弱一朝班師必恐紛亂吾屬莫知暴骨之所因相向垂涕延嗣使還具奏皇后泣告莊宗乞保全繼宥莊宗復閱蜀簿曰人言蜀中珠玉金銀不知其數何如是之微也延嗣奏曰臣問蜀人知蜀中寶貨皆入崇韜之門言崇韜得金萬兩銀四十萬名馬千匹王衍愛妓六十樂工百犀玉帶百廷誨自有金銀十萬兩犀玉帶五十藝色絕妓七十樂工七

十他財稱是魏王府蜀人賂遺不過匹馬而已莊宗初聞崇韜欲  
畱蜀心已不平又聞全有蜀之妓樂珍玩怒見顏色卽令中官馬  
彥珪馳入蜀視崇韜去就如班師則已如實遲畱則與繼岌圖之  
彥珪見皇后曰禍機之發間不容髮何能數千里外復稟聖旨哉  
皇后再言之莊宗曰未知事之實否詎可便令果決皇后乃自爲  
教與繼岌令殺崇韜時蜀土初平山林多盜孟知祥未至崇韜令  
任圜張筠分道招撫慮師還後部曲不寧故歸期稍緩四年正月  
六日馬彥珪至軍決取十二日發成都赴闕令任圜權知畱事以  
俟知祥諸軍部署已定彥珪出皇后教以示繼岌繼岌曰大軍將  
發他無弊端安得爲此負心事公輩勿復言從襲等泣曰聖上旣  
有口勅王若不行苟中途事洩爲患轉深繼岌曰上無詔書徒以  
皇后教令安得殺招討使從襲等巧造事端以間之繼岌旣無英

斷僂俛從之詰旦從襲以繼岌之命召崇韜計事繼岌登樓避之  
崇韜入左右櫬殺之崇韜有子五人廷信廷誨隨父死于蜀廷說  
誅于洛陽廷讓誅于魏州廷議誅于太原家產籍沒明宗卽位詔  
令歸葬仍賜太原舊宅廷誨廷讓各有幼子一人姻族保之獲免  
崇韜妻周氏攜養于太原崇韜服勤盡節佐佑王家草昧艱難功  
無與比西平巴蜀宣暢皇威身死之日夷夏寃之然議者以崇韜  
功烈雖多事權太重不能處身量力而聽小人誤計欲取泰山之  
安如急行避跡其禍愈速性復剛戾遇事便發旣不知前代之成  
敗又未體當時之物情以天下爲己任孟浪之甚也及權傾四海  
車騎盈門士人諂奉漸別流品同列豆盧革謂崇韜曰汾陽王代  
北人徙家華陰侍中世在鴈門得非祖德歟崇韜應曰經亂失譜  
牒先人嘗云去汾陽王四世革曰故祖德也因是旌別流品援引

薄徒委之心腹佐命勳舊一切鄙棄舊寮有干進者崇韜謂之曰  
公雖代邸之舊然家無門閥深知公才技不敢驟進者慮名流嗤  
余故也及征蜀之行子興平拜尚父子儀之慕嘗從容白繼岌曰  
蜀平之後王爲太子待千秋萬歲神器在手宜盡去宦官優禮士  
族不唯疎斥闕寺駟馬不可復乘內則伶官巷伯怒目切齒外則  
舊寮宿將戟手痛心掇其族滅之禍有自來矣復以諸子驕縱不  
汰既定蜀川輦運珍貨實于洛陽之第籍沒之曰泥封尚濕雖莊  
宗季年爲羣小所惑致功臣不保其終亦崇韜自貽其災禍也  
史臣曰夫出身事主得位遭時功不可以不圖名不可以不立洎  
功成而名遂則望重而身危貝錦于是成文良玉以之先折故崇  
韜之誅蓋爲此也是知強吳滅而范蠡去全齊下而樂生奔苟非  
其賢孰免其禍明哲之士當鑒于斯

舊五代史  
卷五十七

舊五代史卷五十七攷證

唐列傳九郭崇韜傳如三四日間 案歐陽史作十日

居三日梁軍果至 案歐陽史作六日壘成彥章果引兵急攻之

崇韜許之 案通鑑作崇韜陽許之

駟馬不可復乘 駟馬通鑑作扇馬攷胡三省注引薛史亦作駟

馬今仍其舊

安巴堅舊作阿保機今改

舊五代史卷五十七攷證

舊五代史卷五十八

宋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三十四

列傳十

趙光逢字延吉

曾祖植嶺南節度使

祖存約興元府推官

父隱右僕射

光逢與弟光裔皆以文學德行知名

光逢幼嗜墳典動守規檢議者目之

為玉界尺僖宗朝登進士第踰月辟度支巡官

歷官臺省內外兩制俱有能名

轉尚書左丞翰林承旨昭宗幸石門

光逢不從昭宗遣內養戴知權

詔赴行在稱疾解官駕在華州拜御史中丞

時有道士許巖士

警者馬道殷出入禁庭驟至列卿官相因此以左道

求進者眾光逢持憲紀治之皆伏法自是其徒頗息

改禮部侍郎

舊五代史

卷五十八

列傳十

知貢舉光化中王道寢衰南北司為黨光逢素惟慎靜慮禍及已因挂冠伊洛屏絕交遊凡五六年門人柳璨登庸除吏部侍郎太

常卿

唐摭言云光化二年趙光逢放柳璨及第後三年不遷時璨自內廷大拜光逢始以左丞徵入

入梁為中書侍郎平章事累

轉左僕射兼租庸使上章求退以太子太保致仕梁末帝愛其才

徵拜司空平章事無幾以疾辭授司徒致仕

唐摭言云光逢廢大用居重地十餘歲七表乞骸守司空致仕

居二年復徵拜上相

同光初弟光允為平章事時謁問于私第嘗語及政事他

日光逢署其尸白請不言中書事其清淨寡慾端默如此嘗有女

冠寄黃金一盞于其家時屬亂離女冠委化于他土後二十年金

無所歸納于河南尹張全義請付諸宮觀其舊封尚在兩登廊廟

四退邱園百行五常不欺閭室搢紳咸仰以為名教主天成初遷

太保致仕封齊國公卒于洛陽誥贈太傅

光允光逢之弟也

新舊唐書俱云趙隱子三人光逢光裔光允為後唐相者光允也原本作光裔係誤

俱以詞藝知名亦

登進士第

舊唐書云大順二年進士登第天祐初累官至駕部郎中

光允仕梁歷清顯伯仲之間咸以

方雅自高北人聞其名者皆望風欽重及莊宗平定汴洛時盧程

以狂妄免郭崇韜自動臣拜議者以為國朝典禮故實須訪前代

名家咸曰光允有宰相器薛廷珪李琪當武皇為晉王時嘗因為

冊使至太原故皆有宿望當時咸謂宜處台司郭崇韜採言事者

云廷珪朽老浮華無相業琪雖文學高傾險無士風皆不可相乃

止同光元年十一月光允與韋說並拜平章事光允生于季末漸

染時風雖欲躍鱗振翮仰希前輩然才力無餘未能恢遠朝廷每

有禮樂制度沿革擬議以為已任同列既匪博通見其浮譚橫議

莫之測也豆盧革雖憑門地在本朝時仕進尚微久從使府朝章

典禮未能深悉光允每有發論革但唯唯而已後革奏議或當光

允謂羣官曰昨有所議前座一言粗當近日差進學者其可已乎

其自負如此先是條制權豪強買人田宅或陷害籍沒顯有屈塞者許人自理內官楊希朗者故觀軍容使復恭從孫也援例理復恭舊業事下中書光允謂崇韜曰復恭與山南謀逆顯當國法本朝未經昭雪安得論理崇韜私抑宦者因具奏聞希朗泣訴于莊宗莊宗令自見光允言之希朗陳訴叔祖復光有大功于王室伯祖復恭爲張濬所搆得罪前朝當時強臣掣肘國命不行及王行瑜伏誅德音昭洗制書尚在相公本朝世族諳練故事安得謂之未雪耶若言未雪吾伯氏彥博洎諸昆仲監護軍鎮何途得進漸至聲色俱厲光允方恃名德爲其所折悒然不樂又以希朗幸臣慮撫他事危已心不自安三年夏四月病疽卒贈左僕射

鄭珏昭宗朝宰相繁之姪孫父徽河南尹張全義判官光化中登進士第歐陽史云珏舉進士數不中全義以珏屬有司乃得及第歷宏文館校書集賢校理監察御史入

梁爲補闕起居郎召入翰林累遷禮部侍郎充職珏文章美麗旨趣雍容自策名登朝張全義皆有力焉貞明中拜平章事莊宗入汴責授萊州司戶未幾量移曹州司馬張全義言于郭崇韜將復相之尋入爲太子賓客明宗卽位任園自蜀至安重誨不欲園獨拜宰輔共議朝望一人共之孔循言珏貞明時久在中書性畏慎而長者美詞翰好人物重誨卽奏與任園並命爲相有頃珏以老病耳疾不任中書事四上章請明宗惜之久而方允乃授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左僕射致仕仍賜鄭州莊一區明宗自汴還洛陽遣中使撫問賜錢二十萬食羊百口長興初卒贈司空初珏應進士十九年方登第名姓爲第十九人自登第凡十九年爲宰相又昆仲之次第十九時亦異之子邁太平興國中任正郎

崔協字思化遠祖清河太守第二子寅仕後魏爲太子洗馬因爲

清河小房至唐朝盛爲流品曾祖邠太常卿祖瓊吏部尚書父彥融楚州刺史彥融素與崔蕘善嘗爲萬年令蕘謁于縣彥融未出見案上有尺題皆賂遺中貴人蕘知其由徑始惡其爲人及除司勳郎中蕘爲左丞通刺不見蕘謂曰郎中行止鄙雜故未見宰相知之改楚州刺史卒于任誠其子曰世世無忘蕘故其子弟常與蕘讎協卽彥融之子也幼有孝行登進士第釋褐爲度支巡官渭南尉直史館歷三署入梁爲左司郎中萬年令給事中累官至兵部侍郎與中書舍人崔居儉相遇于幕次協厲聲而言曰崔蕘之子何敢相見居儉亦報之左降太子詹事俄拜吏部侍郎同光初改御史中丞憲司舉奏多以文字錯誤屢受責罰協器宇宏爽高談虛論多不近理時人以爲虛有其表天成初遷禮部尚書太常卿因樞密使孔循保薦拜平章事初豆盧革韋說得罪執政議命

相樞密使孔循意不欲河朔人居相位任圜欲相李琪而鄭珣素與琪不協孔循亦惡琪謂安重誨曰李琪非無藝學但不廉耳朝論莫若崔協重誨然之因奏擇相明宗曰誰可乃以協對任圜奏曰重誨被人欺賣如崔協者少識文字時人謂之沒字碑臣比不知書無才而進已爲天下笑何容中書之內更有笑端明宗曰易州刺史韋肅人言名家待我嘗厚置于此位何如肅苟未可則馮書記是先朝判官稱爲長者與物無競可以相矣道嘗爲莊宗霸府書記故明宗呼之退朝宰臣樞密使休于中興殿之廡下孔循拂衣而去曰天下事一則任圜二則任圜崔協暴死則已不死會居此位重誨私謂圜曰今相位缺人協且可乎圜曰朝廷有李琪者學際天人奕葉軒冕論才校藝可敵時輩百人而讒夫巧沮忌害其能必舍琪而相協如棄蘇合之丸取蛭蟻之轉也重誨笑而

止然重誨與循同職循日言琪之短協之長故重誨竟從之而協登庸之後廟堂秉筆假手于人朝廷以國庠事重命協兼判祭酒事協上奏每歲補監生二百為定物議非之

北夢瑣言明宗問宰相馮道盧質近日喫酒否對曰質曾到臣居亦飲數爵臣勸不合過度事亦如酒過則患生崔協強言于坐曰臣問食醫心鏡酒極好不加藥餌足以安心神左右見其膚淺不覺晒之四年春駕自夷

門還京從至須水驛中風暴卒詔贈尚書左僕射諡曰恭靖子頌頌壽貞惟頌仕皇朝官至左諫議大夫卒于鄜州行軍司馬

李琪字台秀五代祖燈天寶末禮部尚書東都留守安祿山陷東

都遇害累贈太尉諡曰忠懿燈孫宋元和朝位至給事中宋子敬

方文宗朝諫議大夫敬方子毅廣明中為晉公王鐸都統判官以

收復功為諫議大夫琪即毅之子也年十三詞賦詩頌大為王鐸

所知然亦疑其假手一日鐸召毅識于公署密遣人以漢祖得三

傑賦題就其第試之琪援筆立成賦尾云得士則昌非賢罔共龍

頭之友斯貴鼎足之臣可重宜哉項氏之敗此一范增而不能

用鐸覽而駭之曰此兒大器也將擅文價

太平廣記琪總角謁鐸顧曰適蜀中詔到用夏州拓跋思恭為收復都統可

作一詩否即秉筆立製云飛騎經巴棧洪恩及夏臺將從天上去人自日邊來此處金門遠何時

玉輦迴蚤平關右賦莫待詔書催鐸益奇之因執琪手曰此真鳳毛也時年十四明年丁母憂因

流寓青齊然糠粝薪俸夜作書覽書數千卷間為詩賦昭宗時李谿父子以文學知

唐僖宗再幸梁洋竊賦云哀痛不下詔登封誰上書名琪年十八袖賦一軸謁谿覽賦驚異倒屣迎門出琪調啞鐘

捧日等賦謂琪曰余嘗患近年文士辭賦皆數句之後未見賦題

吾子八句見題偶屬典麗吁可畏也琪由是益知名舉進士第天

復初應博學宏詞居第四等授武功縣尉辟轉運巡官遷左拾遺

殿中侍御史自琪為諫官憲職凡時政有所不便必封章論列文

章秀麗覽之者忘倦琪兄珽亦登進士第才藻富瞻兄弟齊名而

尤為梁祖所知以珽為崇政學士琪自左補闕入為翰林學士

北夢瑣言梁祖相國琪唐末以文學策名仕至御史昭宗播遷衣冠蕩析琪藏跡于荆楚間自晦其迹號華原李長官其堂兄光符字宜都嘗厭薄之琪寂寞每臨流踞石摘樹葉而試草制詞呼嗟快



張而投葉水中梁祖受禪徵入拜翰林學士

累遷戶部侍郎翰林承旨梁祖西抗邠岐北攻澤

潞出師燕趙經略四方暫無寧歲而琪以學士居帳中專掌文翰下筆稱旨寵遇踰倫是時琪之名播于海內琪重然諾憐才獎善家門雍睦貞明龍德中歷兵禮吏侍郎受命與馮錫嘉張充郝殷象同撰梁太祖實錄三十卷遷御史中丞累擢尚書左丞中書門下平章事時琪與蕭頊同為宰相頊性畏慎深密琪倜儻負氣不拘小節中書奏覆多行其志而頊專掎摭其咎會琪除吏是試攝名銜改攝為守為頃所奏梁帝大怒將投諸荒裔而為趙巖輩所援罷相為太子少保莊宗入汴素聞琪名累欲大任同光初歷太常卿吏部尚書三年秋天下大水國計不充莊宗召百寮許上封事陳經國之要琪因上疏曰臣聞王者富有兆民深居九重所重患者百姓凋耗而不知四海困窮而莫救下情不得上達羣臣不敢指言今陛下以水潦之災軍食乏闕焦勞罪已迫切疾懷避正殿以責躬訪多士而求理則何思而不獲何議而不臧止在改而行之足以擇其善者臣聞古人有言曰穀者人之司命也地者穀之所生也人者君之所理也有其穀則國力備定其地則人食足察其人則徭役均知此三者為國之急務也軒黃已前不可詳記自堯澶洪水禹作司空于時辨九等之田收什一之稅其時戶一千三百餘萬定墾地約九百二十萬頃最為太平之盛及商革夏命重立田制每私田十畝種公田一畝水旱同之亦什一之義也洎乎周室立井田之法大約百里之國提封萬井出車百乘戎馬四百匹畿內兵車萬乘馬四萬匹以田法論之亦什一之制也故當成康之世比堯舜之朝戶口更增二十餘萬非他術也蓋三代以前皆量入以為出計農以立軍雖逢水旱之災而有凶荒之備

張而投葉水中梁祖受禪徵入拜翰林學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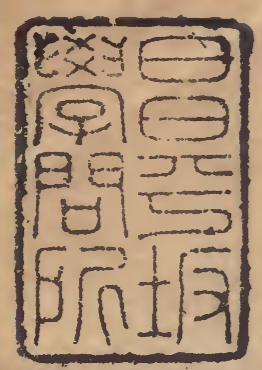
降及秦漢重稅工商急關市之征倍舟車之算人口既以減耗古制猶以兼行按此時戶口尚有千二百餘萬墾田亦八百萬頃至乎三國並興兩晉之後則農夫少于軍衆戰馬多于耕牛供軍須奪于農糧秣馬必侵于牛草于是天下戶口只有二百四十餘萬洎隋文之代兩漢比隆及煬帝之年又三分去一我唐太宗文皇帝以四夷初定百姓未豐延訪羣臣各陳所見惟魏徵獨勸文皇力行王道由是輕徭薄賦不奪農時進賢良悅忠直天下粟價斛直兩錢自貞觀至于開元將及一千九百萬戶五千三百萬口墾田一千四百萬頃比之堯舜又極增加是知救人瘼者以重斂爲病源料兵食者以惠農爲軍政仲尼云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臣之此言是魏徵所以勸文皇也伏惟深畱宸鑒如以六軍方闕不可輕徭兩稅之餘猶須重斂則但不以折納爲事一切以本色輸官

又不以紐配爲名止以正耗加納猶應感悅未至流亡況今東作是時羸牛將駕數州之地千里運糧有此差徭必妨春種今秋若無糧草何以贍軍臣伏思漢文帝時欲人務農乃募人入粟得拜爵及贖罪景帝亦如之後漢安帝時水旱不足三公奏請富人入粟得關內侯及公卿以下散官本朝乾元中亦曾如此今陛下縱不欲入粟授官願明降制旨下諸道合差百姓轉倉之處有能出力運官物到京師五百石以上白身授一初任州縣官有官者依資遷授欠選者便與放選千石以上至萬石不拘文武明示賞酬免令方春農人流散斯亦救民轉倉贍軍之一術也莊宗深重之尋命爲國計使垂爲輔相俄遇蕭牆之難而止及明宗卽位豆盧革葦說得罪任圜陳奏請命琪爲相爲孔循鄭珪排沮乃相崔協琪時爲御史大夫安重誨于臺門前專殺殿直馬延雖曾彈奏而

依違詞旨不敢正言其罪以是託疾三上章請老朝旨不允除授尚書左僕射自是之後尤爲宰執所忌凡有奏陳靡不望風橫沮天成末明宗自汴州遷洛琪爲東都留司官班首奏請至偃師奉迎時琪奏中有敗契丹之兇黨破真定之逆城之言詔曰契丹卽爲兇黨真定不是逆城李琪罰一月俸又嘗奉勅撰羅彥威神道碑文琪梁之故相也敘彥威仕梁歷任不言其僞中書奏曰不分眞僞是混功名望令改撰詔從之多此類也琪雖博學多才拙于遵養時晦知時不可爲然猶多岐取進動而身執由已不能鎮靖也以太子太傅致仕長興中卒于福善里第時年六十子貞官至邑宰琪以在內署時所爲制詔編爲十卷目曰金門集大行于世蕭頊字子澄京兆萬年人故相傲之孫京兆尹廩之子頊聰悟善屬文昭宗朝擢進士第歷度支巡官太常博士右補闕時國步艱

難連帥倔強率多奏請欲立家廟于本鎮頊上章論奏乃止累遷吏部員外郎先是張濬自中書出爲右僕射梁祖判官高劭使梁祖廕求一子出身官省寺皆稱無例濬曲爲行之指揮甚急吏徒惶恐頊判云僕射未集郎官赴省上指揮公事且非南宮舊儀濬聞之慙悚致謝頊由是知名梁祖亦獎之頊入梁歷給諫御史中丞禮部侍郎知貢舉咸有能名自吏部侍郎拜中書門下平章事與李琪同輔梁室事多矛盾莊宗入汴頊坐貶登州司戶量移濮州司馬數年遷太子賓客天成初爲禮部尚書太常卿太子少保致仕卒時年六十九輟朝一日贈太子少師

史臣曰夫相輔之才從古難得蓋文學政事履行謀猷不可缺一故也如數君子者皆互有所長亦近代之良相也如齊公之明節李琪之文章足以圭表搢紳笙簧典誥陟之廊廟宜無愧焉



舊五代史卷五十八攷證

唐列傳十趙光逢傳父隱右僕射 案舊唐書作左僕射

僖宗朝登進士第 僖宗原本作昭宗據舊唐書光逢係乾符五

年進士當作僖宗今改正

時有道士許巖士 許巖士原本脫士字今據新唐書及通鑑增

入

李琪傳敬方子毅廣明中爲晉公王鐸都統判官 案太平廣記

引李琪集序作父敬佐王鐸滑州幕攷李琪祖名敬方其父不

得名敬疑太平廣記傳寫之訛

戎馬四百匹 四百原本作四千今據漢書改正

以太子太傅致仕 案太傅歐陽史作少傅

舊五代史 卷五十八 攷證

